日講四書解義

學庸

御製日講四書解義

序

朕惟天生聖賢作君師萬世道統

之傳即治統萬世
之所繫也自堯舜
禹湯文武之後而
有孔子曾子思

孟子自詩書易禮
春秋而外有論
語大學中庸孟子
之書如日月之光

昭於天岳瀆之流
峙於地猗歟盛哉
蓋有四子而後二
帝三王之道傳有

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精意而爲言者也孔子

天門與以
德弟列生
道子國民
全脩論君未
之與夫有
聖學及之

己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子傳而曾子述傳之思獨得其宗明

即發日海內賢哲義

新止善家國天下之所以齊治平也

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

經也聖說
達道而以
之所開正
至於來人
孟子學心
繼往闢邪
以行善性

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辭詔後皆爲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

是治統亦在是定矣

歷代賢哲之君若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朕

祖宗不基孳求治當紹心問學命儒臣撰爲講義務使闡發

義理裨益政治同

諸經史進講經歷

寒暑罔敢閒輟茲

已告竣思與海內

臣民共臻至治特
命校刊用垂永久
爰製序言弁之簡
首每念厚風俗必

先正人心正人心學術誠因此聖之微言則以此此編之大義究先

爲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治庶幾進於唐虞之三代文明之盛

地夫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日講四書解義進
呈疏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教習庶吉士臣喇沙里
題爲進
呈刊完日講四書解義仰祈
睿鑒事臣等於康熙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恭侍
皇上面諭四書講章應行刊刻欽此臣等叨塵
弘德殿進講蒙

法從日侍經帷伏覩

皇上

聖躬親講典學彌勤

天語下詢訪道愈篤於凡六經諸史靡不極意

研精至於四子之書實備百王之道比年

以來次第進講歷寒暑而罔閒積月日以

成編固已體驗於

宸衷抑且發揮於政治除按日進

覽年終彙

呈盡在
御前時厘
睿照迺者
親降綸音爰令校刻竊惟
皇上聖學崇深眞足超軼往古臣等經術淺陋
曷克仰助涓埃顧鄒魯之大義微言炳如
星日而師儒之參稽互訂著在簡編嘗慕
趙普以半部佐君先明敬信節愛頤學朱
熹以四字入告亦曰誠意正心欲致斯世

於唐虞不外明德新民之理而使百
君爲堯舜敢忘責難陳善之思仰惟
宵旰之勤勞不輟
宮闈之誦讀永光典訓示則臣民臣等謬効
摩復加刪潤校錄成帙裝潢進
呈惟我
皇上常垂乙夜之觀存諸几席允懷千聖之道
如晤羹牆將見煥四海文命之敷弘萬世
光華之治臣等不勝區區之意謹具
題恭

進以聞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教習庶吉士臣喇沙里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陳廷敬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色冷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葉方藹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弘道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臣庫勒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張英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具
題本月二十日奉
旨經史有關政治義蘊弘深朕朝夕講究勉求
貫通講幄諸臣殫心闡發允裨典學這所進
講章着留覽該衙門知道

總裁官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庸勒納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葉方藹

分撰官

通議大夫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沈荃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弘道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弘道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奉政大夫臣牛鈕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奉政大夫臣常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崔蔚林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奉政大夫臣嚴我斯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朱馬泰

日講官起居注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臣張玉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臣阿哈達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董訥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王鴻緒

校閱官

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通議大夫臣傅臘塔

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奉政大夫臣多奇

翰林院侍讀加二級奉政大夫臣阿山

翰林院侍講奉政大夫臣鄔黑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臣祖文謨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臣孟亮揆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陳論

翰林院編修加一級儒林郎臣顧汧

翰林院檢討加一級文林郎臣沈上墉

翰林院檢討加一級文林郎臣王尹方

翰林院檢討加一級文林郎臣彭會淇

翰林院編修臣高喬

收掌官

翰林院典簿加一級文林郎臣明輔

翰林院典簿加一級文林郎臣穆惟乾

翰林院孔目加一級文林郎臣圖克善

翰林院孔目臣杜登春

翰林院筆帖式臣哈桑阿

翰林院筆帖式臣隆慶隆董

翻譯官

翰林院待詔加一級登仕郎臣敦代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那麟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傅珅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宜爾彩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臣喀拜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剛五達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郭琇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常綬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石殿柱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查哈喇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阿哈達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黑色

翰林院筆帖式臣邁蜜大

翰林院筆帖式臣張仲智

翰林院筆帖式臣蔺起元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溫拜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宋颺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吳保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塞克參

翰林院筆帖式蘇通保

翰林院筆帖式哈桑阿

翰林院筆帖式鄂琦

翰林院筆帖式鮑塞

翰林院筆帖式覺霍拓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一

大學

大學一篇。爲古帝王立學垂教之法。孔子詳舉其次第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終始不紊。在初學爲入德之門。而極其至。則內聖外王。不越乎是。故曰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此一章書。是曾子述孔子之言。乃脩己治人

之要道。謂大學一書之經文。爲一節書之綱領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大人之學也。大而能周乎天下國家者。大人之身。而此學之道有三。德者。天所賦於人心。至虛而無所蔽。能包函衆理。而酬應萬事。故謂之明德。德本明而氣稟拘於有生之後。則明者有時而昏矣。私欲蔽於有生之初。私欲蔽於有生之後。則明者有時而昏矣。然其本體之明自在也。故必因其一端之發露而致力以明之。使復其本然至虛至靈之

全體方爲有本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明明德然所謂明德者乃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我之所私有也故自明其德更當推以及人使天下之民凡具是德者咸有以鼓舞振作以去其舊染之汚而臻於大同之治方爲有用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新民然此明德新民然皆有當然之極不容增減所謂至善也大人之學不可苟且自足不可半塗而止已德則必無一毫之不明民德則必無一民之不

新。皆止於至善之地。又能守而不遷。方爲有成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止於至善。此脩己治人之全功。內聖外王之要道也。蓋三者本千聖傳心之微旨。孔子特取而發明之。挈爲綱領。分爲條目。燦然畢具之中。經緯咸貫。身體而力行之。治天下無餘事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止至善之功也。孔子曰。明德新民。何由得至善而止之。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君止於仁。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蓋人之所當止者。能眞知灼見。而後志之所向。無所疑貳。常確然而有定矣。志既定。而後心之所存。絶乎紛擾。常泰然而能靜矣。心既靜。而後身之所處。遠乎憂危。常坦然而能安矣。身既安。而後神閒氣定。揆度事理。必審處咸宜。不使有一毫之差。而明

德新民之至善。乃可得而止矣。然則欲止至善者。可不以知止爲要哉。夫至善之理。隨事而寓。然必由於知止。識見既定。自然心無妄營。志氣清明。可以宰制萬幾。而各得乎至善之極。此大學所以貴格致之功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先後之序。以爲入道之基也。孔子曰。大人之學。道固無所不該。而功則約而有要。明德新民。有名有象。可指

者。皆謂之物。物則有本末焉。必己之明德既明。而後可以新民之。德則德爲本而民爲末也。知止能得。有工夫之可言者。皆謂之事。事則有終始焉。必先有知止之功。而後收能得之效。則得爲終而知爲始也。然則學者其可泛然從事乎。誠能知本與始在所當先。末與終在所當後。端本於明德而漸及於新民。用力於知止而能得。則進爲有序。所操者約。而所該者博。於大學之道爲不違矣。大

學首言明德新民。繼言知止能得。猶恐人精
神泛用。昧所持守。不免於本末倒置。終始混
淆。故又示人以先後之序。有志大學之道者。
亦可以知所從入之途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明德新民之條目。

而言。其
雖一貫。所當先之序也。孔子曰。明德新民。理
人君。任政教之責。欲其中之次第。則有不可紊者。古之
其明德。則必先以教化治其一國之人。咸遵
於善。使天下四方有所觀感。故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必先治其國也。欲治一國之人。則必先整
齊一家之人。長幼尊卑。各得其分。使國人有
所則效。故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也。欲齊
一家之人。則必先脩一己之身。喜怒好惡。咸

得其理。使一家人有所取法。故欲齊其家者必
先脩其身也。身不易脩。而心乃身之所主。欲
脩其身。而使無有或恣。必先使心之所發。欲正其心。而使無少偏邪。斯身之所行皆善矣。故欲
中至正。無少偏邪。斯身之所行皆善矣。故欲
脩其身者。必先正其心也。心體至虛。而意乃
心之所發。欲正其心。而使無有或偏。必先使
意之所動。欲誠一篤實。無少欺僞。斯心之所存
皆善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也。心之
明覺謂之知。欲誠其意。而使無有或僞。必先

使吾心之知。推致無餘。善惡之辨。洞然明晰。斯意之所發。皆實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也。知之所及。欲誠之。則知之理。散見於事物。欲致其知。而使無有或蔽。必將天下事物之理。窮究無遺。是非可否。逐一透徹。則知之本體無虧矣。故致知在格物也。有明德新民之責者。可不知所當先哉。聖賢言脩己治人之道。條目次序。無有明白顯著於此者。自脩身以至明德於天下。明德新民之序也。自格物以至脩身。知止

能得之序也。學者循其序而從事焉。以入道無難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一節書是孔子覆說上文。以見明明德新民。有遞至之效也。孔子曰。古人之每事必有所先而遞至於格物者。何哉蓋物格則理之散見於事物者。窮究之無不盡而後知之具於

吾心者。推極之無所遺。而知無不至矣。
則明之所照。不淆於善惡之辨。而意可得而誠矣。
發。不介於眞僞之間。而後吾心之虛靈之體。
則私欲去而天理常存。而後意之所發。
無少偏倚。而常正矣。心正。則防閑嚴而匪彝
自違。而後吾身舉動之間。咸歸軌度。而能脩
矣。身脩。則由己及人。而後一家之中。有所取
法。而咸遵約束。家可得而齊矣。
及疎。而後一國之人。有所則效。而羣輩服政教。

國可得而治之人有所觀矣觀於此而古人之遞有所先者不得而平夫頌堯曰濬哲可見格物致知爲脩身之首務必先克明峻德而後敦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古帝王爲治之道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

此二節書是孔子示人以脩身爲家國天下之本。而反覆警醒之也。孔子曰。齊治均平之化。皆本於脩身。格致誠正之功。皆所以脩身。是以上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無論分位之崇卑。一切皆以脩身爲本。而兄爲人君者。爲天下國家所仰賴。其可不盡格致誠正之功。而言。則身爲本而家國天下爲末。若不能脩

身。則本
是本亂而
而言。雖治
若不能
所厚者薄矣。而欲國之治。天下之平
加於四海。是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固
理之必無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可
不以知本爲要務哉。蓋大人之學。其功用極
於九州之遠。而其根本。未外建極之一身。端

本及末。則約而有功。忘本逐末。則紛而寡效。聖人反覆示人之意深且切矣。

右經一章

經文

其爲經。經常不易之理。所以尊之爲經。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明明德之義。曾子所謂明明德者。乃古帝王治世之

本稽之唐虞三代之聖王而無不同焉者也。
周書武王告康叔之言曰。德者人所同具。惟
文王能明之。有以復其本明之體而無一毫
私欲之蔽焉。此文王之學也。商書伊
尹告大甲之言曰。人之明德乃天所昭然付
予之理。所謂天之明命也。人多忽而不察。惟
成湯時存於心。故常日見之而無一時之敢
忽焉。此成湯明明德之學也。虞書史臣贊堯
之言曰。能明德本大。而人爲私欲所累。遂失其大

矣。惟帝堯克明之。盡其
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無
帝堯明明德之學也。蓋聖人
德則觀之。言克明者。盡明
德之功也。言明命者。遡明
德之量也。無非自明己德之意。而凡
爲聖人者。可以類推矣。夫帝堯神聖文武。成
湯智勇天錫。文王緝熙敬止。皆造聖人之極
者。而其治世化民之本。總不外於自明其德。

洵爲千聖百王之所不能易者與。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曾子訓解經文之義。分爲十章。以傳於世。故名之爲傳。首章解明明德。後九章倣此。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新民之義。曾子曰。

大學以新民爲要。而新民又以明德爲本。成湯以爲人之潔清其心。猶如人之洗濯其身。故於其沐浴之盤。刻銘於上曰。人誠能於一日之間。有以去其習染之汚。而復其本然之善。則當日日新之。又日新之。工夫不可間斷於中。又日新更須振勵於後。務使私欲盡去。心體清明。而無一毫之疵累焉。此自新以爲新民之本也。周書康誥之言曰。百姓有向善而能自新者。當立政教以鼓舞振作之。使之踴

躍於爲善。此新民之事也。詩經大雅文王之篇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自新新民之所以及於民。始受上天之寵命而有天下。則邦基已久。文王能明德寵命而有天下之君子。自新其德。則必底於光明。而無一念之或疎。新民之德。則必至於時雍。而無一夫之不用其極者。如成湯文武。洵足爲法天新命。咸在於是。無有一事專釋新民。亦不離乎自明其德。可見

有天下者。固不可無不變民俗之功。尤不可不自端皇極之本。以此振興百姓。即以此敬迓天休。本末先後之序。亦於此可見矣。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止至善之義。曾子曰。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蓋物各有所當止。詩經商頌玄鳥之

篇曰。王者所都。地方千里。謂之王畿。爲百姓之所居止。凡事有至善之理。爲人所當止也。如此。詩言觀之。凡事有至善之理。爲人所當止也。由詩言觀之。凡事有至善之理。爲人所當止也。如此。詩經小雅緡蠻之篇曰。緡蠻黃鳥。止於丘阿。詩而有感而發曰。黃鳥。微物也。其所棲止。尚能知所當止之處。人爲萬物之靈。君不能擇至善而止之。是鳥之不若也。可以人而不知乎。由孔子之言觀之。人有至善之理。不可不知所止也。如此。蓋天下一事一物。皆有至當不

易之理。必知之明。而後處之當。此大學所以貴知止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一節書是曾子舉文王以立止至善之則也。曾子曰。人各有所當止之理。而得所止者。必推聖人。詩經大雅文王之篇曰。穆穆然深遠而安所

止。由詩言推之。人君
爲人君也。所存者仁。
之不仁。而爲人君之至善得矣。人
莫如敬。文王之爲人君之至善得矣。人臣也。忠誠以事主。謹恪
以奉職。無一毫之不敬。而爲人臣之至善得矣。人子也。孝。文王之爲人子也。奉
養之必親。繼承之罔斁。無一毫之不孝。而爲
人子之至善得矣。人父也。訓誨以貽謀。積累以昌後。無一
之爲人父也。慈。文王

毫之不慈而爲人父之至善得矣與國人交
之至善莫如信文王之與國人交也號令則
內外咸符政事則始終不二無一毫之不信
而與國人交之至善得矣五者皆人倫之大
而文王各得所止如此豈非萬世止至善之
則乎夫文王所以凡事皆止至善者其本在
於敬止敬者帝王兢業之心聖賢謹幾之學
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時存敬愼之心則凡事
止至善無難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此一節書是曾子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也

曾子曰大學以明明德爲本明德以止至善爲法焉詩經衛風淇澳

之篇。衛國人美其君武公而作也。其言曰。瞻彼淇水。淇環曲之處。猗猗然之菉竹。何其學問之有本。而德容之昭著乎。彼治骨角者。既切之以刀鋸。復磋之以鑢鍚。治玉石者。既琢之以錐鑿。復磨之以沙石。我君子用功之精密而有序也如此。所以存諸內者嚴密而不粗疎。武毅而不弛怠。何其瑟兮僩兮。盛大而不局促。何其赫兮喧兮。宣著而不闇昧。威儀棣棣。不可

斐然有文之君子。人皆愛慕終身而不能忘也。今由詩言而思之。所謂如切如磋者。是言武公學問之勤。將古人已精而益求其精也。所謂如琢如磨者。是言武公自脩之篤。將自己身心省察以防其欲。克治以去其私。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所謂瑟兮僴兮者。是言武公學脩之後。內則敬心常存。無一時懈惰。無一事苟且。恒見其嚴密武毅也。所謂赫兮喧兮者。是言武公

學脩之後外則德容表著有威可畏有儀可
象恒見其宣著盛大也所謂有斐君子終不
可諠兮者言武公之德極全備善極精純百
姓愛慕自不能忘也蓋以盛德至善民不能
忘此明明德之止於至善可爲後世法者也
功著悧慄威儀之驗所謂自脩之
夫衛武公一諸侯耳自明其德百姓頌之尚
如此況有天下者能典學愼脩而德容表裏
如一則四海之服教畏神更當何如耶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一節書。是曾子言。前王之所以至善也。曾子曰。古帝王新民之止於至善。詩經周頌烈文之及於後世。所以謂之至善。詩經大雅文王雖往。益令人思慕而篇有云。於戲。文王武王。能忘者。何哉。蓋前王新民之功。不止被於一時。而能民之功。止於至善。垂謨烈以貽子孫。是前王新之賢也。後之君子。率由舊章。遵守成憲。是賢

其賢也。創基業以貽子孫。是前王之親也。後之君子。統緒相承。本支相維。是親其親也。美風俗以安百姓。是前王所貽之樂也。後之小人。含哺鼓腹。常享太平。是樂其樂也。定井疆以厚百姓。是前王所貽之利也。後之小人。耕田鑿井。世守先業。是利其利也。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深仁厚澤。淪肌洽髓。所以文王武王雖往。而後人思慕之。終不能忘也。此善可爲後世法者也。然則有天下者。止於至善。可爲後世法者也。然則有天下者。

明制度。垂統緒。厚風俗。制田里。皆所以維繫
天下萬世之思。誠不可忽視者哉。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
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物有本末先後之義。曾
子曰。大學之道。莫要於明本末。吾聽斷之。吾亦能及
乎人。然而聽訟不足貴也。必也使民遵禮守

法。自然無訟。乃爲可貴乎。由孔子之言思之。
訟之所以繁者。皆由民情詐僞。而後爭端以
起。今使無實之人。皆不得盡其虛僞。而
至於無訟者。是豈刑法以制之乎。蓋由於在
上之人。自明其明德。大能畏服斯民之心志。
使之忸愧於不善。自然不敢顚倒是非。以起
爭訟。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夫無訟者。民
德之新也。使民無訟者。己德之明也。必明德
而後可以新民。則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不可

即聽訟
謂刑期
必有堯
與百姓
誠當以
知本爲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上句。是錯誤重出。下句。是結上文語氣。疑中
有脫簡。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

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一章書。是朱子補釋經文格物致知之義。朱子曰。大學爲聖門切要之書。而格物致知又大學用功之始。右傳之五章。乃曾子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簡編已亡。失矣然少此一節。則誠正修齊治平俱嘗窮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無用力之處。是不可以闕而不補也。間嘗窮取程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使吾心之知
擴充而無所遺在於即所接之事物而
窮究其理也何則人心至虛至靈莫不
有本然之知而天下萬事萬物無不有
當然之理知雖在內而其理實散見於
物物雖在外而其理實統會於心惟於
事物之理有所未窮故心之知有所未
盡也所以大學教人用功之始即凡天
下事物因其所已知者而益

加窮窮究之功。明其所當然。而又究其所
以然。以求至乎其極焉。至於用力既久。
而一旦之間。豁然開悟。萬理貫通。則事
物之內外精粗。無所不到。而吾心具衆
理之全體。與應萬事之大用。無不明矣。
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所謂物格
也。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所謂知至
也。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夫大學工
夫。莫先於窮理。而所謂窮理者。初非索

之空虛無據之地。但即人倫事物。格其當然之理。俟積累既久。自然貫通。所以正學之理。別於異學者。全在虛實之間。而得失已分天壤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誠意之義。曾子曰。人當致知之後。明知其爲善。而不力。是皆自欺之心也。

經文所謂誠其意者。全在意念發動之時。實用其力。禁止其自欺之心而已。蓋天下之事。不過善惡兩端。吾心之發不外好惡二念。當其惡惡也。則惡之必去。如惡惡臭然。當其好善也。則好之必盡其誠。而使之必得。如好好色然。好善惡惡如此。則好善惡惡之本心無一毫之虧歉。此心常快然而自足矣。豈不自慊乎。夫欺者自欺。慊者自慊。此一念。皆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故謂欺慊之

之獨然獨中一念之
行事被於四海昭然
收者皆由此一念之
將獨中一念之好惡愼加
不使稍有自欺此誠意工夫最切實處也夫
聖賢教人必始於愼獨者人心道心之關爲
聖爲愚之界皆在於此此處眞僞微分而公
私邪正謬汎千里所以古之聖王當深宮晏
閒之時常如天祖臨承之地誠不敢以其隱

微而忽之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此一節書是引小人以見自欺之蔽曾子曰。愼獨之功。惟君子能之而小人則不然。彼當閒居之時。以爲無人得見。遂孳孳縱欲。將不善之事無所不爲。此正其不知獨之當愼而

甘自欺也。及一見君子。亦知惶恐。而後厭然
消沮閉藏。急掩其平日之不善。而假飾一爲
善之狀。以欺人。殊不知人心至靈。自己如見
矣。夫此厭然之心。亦是本來之知。未盡滅絕。
彼雖如此掩飾。而人之視己。已如見其肺肝
但惜此心。不用之平居獨知之地。而發於
既見君子之時。且惡終不可掩。而善卒不可
飾。則亦何益之有哉。此謂實有於中者。必形
於外。斷非揜飾可以欺人。故君子重以爲戒

必致慎於獨知之地。而不敢以自欺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
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二節書。是門人引曾子平日之言。以見獨
之當慎也。曾子曰。凡人於幽獨之中。以爲無
人得見。無人得指。便恣其所爲。無所顧忌。不
知善無微而不彰。惡有形而必著。一念之動。
勿謂人莫我視也。十目之所視在此矣。勿謂
人莫我指也。十手之所指在此矣。蓋善惡雖

見乎彰著之時。而指
幽獨之中。昭昭難掩。
乎。知其可畏。則慎獨
若誠能慎獨。夫豈無
足者。則居室華美。必
誠中形外。必然潤身。
愧無忤。而廣大寬平。
舒自得。不覺其睟面而盎背焉。此
有必至之符也。夫所以有此德者。亦不外乎

誠意而已。倘意一不誠。則善不能實存於內。又將何以潤身耶。是故君子必戒慎獨以誠其意也。蓋誠意之功。乃正心修身之樞紐也。意一誠則心正身脩。而家國天下之治平皆由此而致。意不誠則心不正。身不脩。欲求齊治均平。豈可得哉。總之作聖作狂。皆自此一念爲之。愼獨之功。誠不可以一刻忘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此一章書。是釋經文正心脩身之義。曾子曰。

聖經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蓋言身主宰之不脩。皆由於心之不正。心當未感之先。湛然無物。原無不正。一有所著。則失湛然之初。而不得其正矣。如心著於忿怒。而有

所忿懥則此心爲忿懥所動而不得其正如著於畏而有所恐懼則此心爲恐懼所移而不得其正如著於喜而有所好樂則此心溺於好樂而不得其正如著於憂而有所憂患則此心苦於憂患而不得其正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人心之用所不能無若事來順應而不失其當然之則是心雖嘗用而未嘗動欲動而任其所之情勝不正也但一有所則不得其正故曰不得其正心而莫能自主而身豈

有能脩者乎故心者身之主也必常存於內不使外馳而後衆體奉職無有弗當若心有所著便爲牽引而去既不在矣心既不在即尋常日用之間俱茫茫昧昧而無主故目雖視也而不見其色耳雖聽也而不聞其聲口雖食也而不知其味蓋視聽與食身爲之也見聞知味則心主之也一不在而一身之中

切至近者而已各失其職如此則欲豈可得乎是知不能正心者斷不能

脩身經文所謂欲脩其身先正其心者正此也蓋心本虛明而爲物欲所引遂莫能自主以此而欲表建儀型裁決庶務烏乎可哉故有天下國家者欲正心脩身以爲出治之本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殆時時無容自寬者矣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

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
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
不可以齊其家。

此一章。是釋經文脩身齊家之意。曾子曰。
聖經所謂齊家必先脩身者。蓋言身爲一
家之本。欲齊家者。全在吾身之好惡不至偏
辟耳。常人任其情之所向。於一家之中。多失
其當然之則。是以所好所惡每至於一偏而

身不脩也。如骨肉之間。本宜親愛。然因所宜周。而私昵亦不可過當。若任情親愛。而不制以義理。此親愛之偏也。畀汚之人。雖當賤惡。然憐而棄絕亦不可太甚。若任情賤惡。而不稍加寬恕。此賤惡之偏也。使嚴憚尊長本宜敬畏。而亦自有一定之理。使嚴憚恐懼。尊禮而一於畏諂。此畏敬之偏也。困苦固當哀矜。而亦自有至當之也。困苦固當哀矜。而亦自有至當之恩施。恤之而濫用恩施。恤之而流於姑息。此哀矜之

偏也。至於平常之人。或不妨偶從簡易。然亦必施當其可。使簡於爲禮。敖以成驕。怠於爲禮。惰以成肆。此敖惰之偏也。賤惡敖惰。皆惡也。若一涉於辟。則矜皆好。惡遂失其正。必至好一人而一切惡之。惡一人而一切好之。縱有惡而不能知。惡一人而一切惡之。縱有美而亦不知。用情之偏如此。可謂能脩其身乎。故於所好者而知其惡。於所惡而知其美。此非平日克己。至公至明者不能。求之天下。蓋鮮

其人矣。所以俗語有云。人於所生之子。雖然不省。然溺愛者不明。而莫知其惡。於苗雖然茂盛。然貪得者無厭。而莫知其碩。彼世俗之言。不可以證偏之爲害乎。夫偏則吾身先已不脩。而欲一家之中各得。內外咸宜。必不可得。故經言齊其身者。正此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之謂耳。可見欲齊家親睦。惟克明峻德之后偏蔽而後可。此九族

也與。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此一章書。是釋經文齊家治國之意。曾子曰。聖經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蓋言家爲一國之本。必先脩身以爲一家之觀型。則其家不可治也。若不能脩身以爲一家之觀型。則其家不可教

矣。乃欲國中共相感化。而能教其國之人者。必無是理。故治國之君子。惟脩身以教家。不越庭闈之中。以盡綱常之理。而儀型所立。一國之人。自相觀而善。而教可成也。所以然者。蓋以家有親。本宜盡孝。而在國一理耳。如家有親之孝。即爲國人事君之理。所以事君者。不出此。家有兄。本宜盡弟。而在我事親者。不出此。家有兄之弟。即爲國人事長之理。所以事長者。不出此。家有幼。本宜用慈。而在我愛子之慈。即爲撫愛畀幼之理。所以事長者。盡弟。而在我事兄之弟。即爲撫愛畀幼。本宜用慈。而在我愛子之慈。即爲

國人使然者不出此。夫孝弟慈三者。天之明德。君子修身以爲風化之原。而廣之。即訓俗成教於國也。故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此二節書。是言孝弟慈無待強爲。而申明教

成於國之效也。曾子曰。孝弟慈。即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者。以其理皆出於心之所誠然也。試即以慈言之。昔武王作書以告康叔曰。爲人君者保愛百姓。當如慈母之保赤子。蓋以赤子初生。每不能自言其所欲。全賴慈爲母者以至誠眞懇之心。多方以求之而後得焉。當其求之。雖未必一一皆合。然己心慊。必子心亦慊。其亦不甚相違矣。蓋此保赤之心。自然而然。人皆有不待學習而能。世未有爲女

子者先學撫養赤子之法。而後嫁者也。保赤
如此。所以使衆者可知。云士事君事長。不又可
以類推乎。則所云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可
於此而見矣。如人君自盡其
孝慈之道以教家。使一家父慈子孝相親相
愛而皆仁。則通國上下莫不觀感奮發。而皆
興起於仁。自盡其弟之道以教家。使一家兄
友弟恭。有秩有序而皆讓。則通國上下莫不
鼓舞效法。而皆興起於讓。設使不然。家無仁

讓之化國則一國之鮮仁讓之風一人在上貪欲戾理起矣夫一人皆熏烝濡染悖亂之事由此而亂由於一人此感彼應其發動之機眞如矢之赴的不能止過所以古語有云一言之失便足以敗事一人之正卽足以定國正此之謂也爲人上者可不愼乎審其機而端立教之本與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

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以恕教人。而後可戒教於國也。曾子曰。一人定國。亦以一國之大。惟從一身之所好耳。試觀堯舜非唐虞之一人乎。內存仁心。外行仁政。是以仁帥天下也。而民皆歡欣鼓舞。莫不相親相愛。而從彼時之民。皆歡欣鼓舞。莫不相親相愛。而從

其仁。桀紂亦夏商之
殘虐。是以暴帥天下也。而彼時之民。遂相欺
相凌。而從其暴。由此觀之。君身爲表率之原。
上行下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若所好者在
暴。而所令者乃在仁。其所令雖未嘗不善。然
與所好者相反矣。民雖至愚。斷不可欺。豈有
從之哉。民惟從好不從令如此。所以在上之
君子。惟先反求諸己而已。己有是善。而後勸
人以進於善。己無是惡。而後責人以去其惡。

若己不能有善而無惡。輒欲求人之善。非人之惡。是存乎身者。先已不恕。如是而欲感動其心。使之爲善以去惡。決無是理也。合而觀之。身者。乃一家之表率。家者。乃一國之觀型。故治國者所以治國者。即在脩身以教家。斷未有舍齊家而別求所以治國之道矣。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四節書。是引詩以明齊治之一理。曾子曰。徵化必起於近。而無不合也。周南桃夭之詩有理。卽驗之詩而考理則證諸古。齊治之一理也。

云。桃之夭夭。言少好也。其葉蓁蓁。蓁。言美盛也。宜之子于歸。言女子乘此時而歸於夫家也。宜其家人。言有令德以善一家之人。而爲人君宜也。夫詩人之意雖言女子之被化爲人君

者。若能脩身教家。以宜一國之人。各宜其家人焉。如不能宜家。其將何以教國人乎。又小雅蓼蕭之詩有云。一家之中。弟兄。兄友其弟。謂之宜兄。兄恭於兄。謂之宜弟。兄友弟恭。無不相宜。此乃彼此相感之善也。詩人以教家能盡爲兄爲弟之道。而無不宜其兄弟。其將何以教國人乎。又

曹風鳲鳩之詩有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人君一身其見乎禮儀者若皆周旋中禮。無有差忒。則能表正四國。而天下之觀法在是矣。詩人之意。雖美君子之常度。爲人君者若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足以爲一家之法則。而後一國之民。皆來取法。凡爲父子兄弟者。無不慈孝友恭。而四國皆得其正焉。如不足爲法。而民將何以取法乎。三詩所言。雖有不足同。而齊治之理則一。可見教國與齊家。而足法即在齊家。而民法即在足法經文所

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正以此也然則欲治其國亦惟脩身以齊其家可耳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此一章書是解釋經文治國平天下之意曾子曰聖經所謂平天下其勢雖有遠近之家以及國由國以及天下在治其國者蓋言由

殊。而人心則本無不同之理。故以天下之大。而以一人平之。誠有藉於化導之權。與斯民之心相感動焉耳。如上以事老之道。在家而孝其父母。此初無意於民之孝也。而國之民遂皆興起而孝其父母焉。是老老之心同也。上以事長之道。在家而弟於兄長。此亦無意於民之弟也。而國之民遂皆興起而弟於兄長焉。是長長之心同也。如上於一家之中。撫愛其孤幼。此亦無意於民之不倍也。而國之

民。遂皆效其誠求而無有倍之者焉。是恤孤之心同也。夫孝。弟慈三者。上行下效。如此。是一國不異於一家也。而天下豈異於一國乎。是以平天下之君子。固有道以處此。因其同然之心。使天下凡有老。弟慈之願者。皆如一人之心而無弗齊。亦猶匠人制器。絜之以矩而無不方也。此道之所以約而易操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

於前。毋以從前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先後。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
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右。毋以從前。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後。毋以交於
矩之道。

此一節書。是釋絜矩之義。曾子曰。人人有心。心各有理。事事有物。物各有則。
必虞之以矩。而君子處以矩。心。蓋一人之心。即千萬人之心。其心則同。設使
人之心。無殊於千萬人之心也。如上下四旁之制器。位雖不同。而此矩則同。設使
位雖不同。而此心則同。量彼以及此。忖己無禮加我。乃我所不欲也。即以此心度量在下者。以不
之心。而亦不敢以無禮使之。在我下者。以不

忠事我。亦我所不欲也。卽以此心
者之心。而亦不敢以不
之於前後。或在我前者。我
卽不敢以前之加於我
者。我惡其以不善待我。卽不敢
我者以先後之待乎
者。以我之所惡加於我。便以此度量在上
心。而毋以交於左。如在左者之所惡加
於我。便以此度在右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右。

是蓋以人比己。以己度人。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此乃謂之絜矩之道也。人君誠用此道。以治天下。以一己之心。度人之心。則天下無不各得其所。而無有餘不足之憾矣。平天下之道。寧外此與。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此二節書是引詩以申絜矩與不能絜矩之意。曾子曰。絜矩之道。不外乎民情而已。南山有臺之詩云。有德而可樂之君子。即是民之父母。蓋以君子居民之上。其勢原尊而不親。而詩以父母稱之者。蓋以民心爲己心。與民同其好惡耳。如飽暖安逸。民之所好也。君子則因其所好而好之。多方區處。務使之遂。饑寒困苦。民之所惡也。君子則因其所惡而力經營。必爲之去。夫曲體民情如此

即與父母之憐恤其子無異。寧不謂之民之父母乎。能絜矩之效有如此。又小雅節南山。其上之巖巖而特立。今尹氏既爲太師。其勢位之顯崇赫赫然與高山無異。亦百姓之所瞻視也。蓋言有國者。既爲民所瞻仰。卽當於幽獨之中。時加謹愼事務合乎民心。以協好惡之公。若不能絜矩。惟徇一己之偏而辟焉。則衆叛親離。自容無地。而爲天下僇矣。此不能絜矩之害

又如此。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此一節書是言天命因乎民心也。曾子曰。好惡所關。得失非細。大雅文王之詩二云。當殷先王未失其衆之時。亦曾對越上帝。受天眷命而爲天下主。迨紂失人心。天命乃因之而去。今我周子孫宜以殷爲監。知峻大之天命不易保。而常懷凜凜也。詩言上天之

命。去聲無常。惟視乎民心之向背。爲。卽民之父母。故得國。若不能絜矩。但徇一己之偏。以失衆心。卽爲天下僇。故失國。觀詩所言。信乎峻命之不易。而有天下者。可不思所以得民心而保天命乎。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此一節書。是明君子得衆得國之故也。曾子

曰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繫焉可見得失之機誠不可以不慎而其切要者惟在德耳

是故在上之君子雖無不當慎而必先從念慮之隱微檢點精密不使已之德稍有昏昧此乃致謹於好惡之原而爲絜矩之本也惟慎德則有德矣有德則有人有人則版籍畢收疆宇益廣而有土有土則經費不缺度支自裕而有用夫人土財用則則壤成賦任土作貢而有財有財

自在天下。而惟德之既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之君子。可不先知所慎哉。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此一節書。是言德爲平天下之要務
曰。人土財用。皆因德而有。可見德爲治平之
本。而衆務之所從出也。若財者。雖經費所需
必不可少。然有德自足以致之。特治平之末
耳。夫德既爲本。則在所當急。財既爲末。則在
所當緩。是以君子先愼乎德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
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
亦悖而出。

此三節書是申言德爲本之意曾子曰德本
財末則當先愼乎德矣若將此德置之度外
不加謹愼反將財視爲
下之民見上之所爲如此莫不轉相效尤以
爭奪爲事則是在上者
劫奪之教也蓋天地之生財止有此數上既

聚斂則下必困窮爭奪之起亦勢所必至耳。
故爲上者外本內末而務聚財於上則下
心解體而怨叛於下。未有財聚而民不散者
也若內本外末以散財於下。則民必同心愛
戴而歸誠於上。未有財散而民不聚者也。且
民散則財不終聚又有不爽者。如以言加人。
悖理而出則人必悖理而應之是悖入者悖出
也。況財貨爲民命所關。倘額外加徵取之
人也況財貨爲民命所關。倘額外加徵取之
無度則民貧盜起。終難保守。是悖入亦悖出

也。夫始焉爲財聚則民散。究之民與財兩失之矣。平天下者。可不務能聚。是民與財亦不慎德。而以聚財爲戒乎。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此一節書。是言民心即天意也。曾子曰。出入聚散之間。可以見民心。亦可以識天意矣。康誥有云。上天之命。去留無常。蓋言人君一念而善。則天命以此而得。一念不善。則天命以

此而失。夫善者。即能絜矩。以散財得民心之謂也。不善者。即不能絜矩。以聚財而失民心之謂也。觀天命之去留。總因乎民心之得失。信乎欲凝天命者。不可不思所以固結民心也與。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此二節書是引古人之言。以證內本外末之義。曾子曰。內本外末。即考諸古人之言。亦無

不相合者昔楚書中
趙簡子以楚之白珩
對曰楚國不以白珩爲寶幾何爲
能利生民而安社稷者爲寶惟以有
在金玉而在善人可謂知內本外末之辨矣
試再觀晉文公爲公子時避驪
姬之難出亡在外後至秦其父獻公薨秦穆
公使人召之且勸以興兵復國爲晉君於是
文公之舅子犯教文公對曰出亡之人不以

富貴爲寶惟以仁愛乎親爲寶。意以當親喪之時。不能盡哀痛思慕之心。而遂興兵爭國。雖得國而不足寶也。夫晉之所寶。不在富貴而在仁親。亦可謂知內本外末之辨矣。可見德本財末。霸者之臣。尚能知之。而尚能言之。況人主以天下爲家。而豈區區以財貨爲寶哉。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

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逼。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此一節書是言用人之進退。係乎人才之賢否。必相臣公忠無我。而後用舍得宜。國家蒙利也。周書泰誓有曰。惟有一个臣。不必觀其技能。當先觀其心術。若有一技一能。嫉以惡挺然獨立。斷斷焉眞誠純一。初別無技能。但

其心則休休焉平易寬弘淡然無欲粹然至善其量之大如能容受天下之善焉見人之有才能則愛慕之心如己之有才能見人之俊美通明而有彦聖之德則眞心好之不但形諸口中稱贊之詞此非虛慕延攬之名蓋以天下之才德爲己之才德而實能容之若用之而爲大臣將見羣賢並進庶績咸熙必能保我子孫使長享祿位必能保我黎民使長享太平豈非社稷之福邦家之光尚亦

有利哉。若使居百寮之上。而無斷斷
休休之度。見人之有技也。則恐其愈己。而妬
忌憎惡。使之不得効用。見人之彦聖也。則多
方計較。拂抑阻滯。使之不得逼達。此其心私
量狹。實不能容受天下之才德。若誤用爲大
臣。必至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用舍顛倒。國紀
廢壞。子孫黎民。如何能保其長久不亦岌岌
乎危殆之甚哉。秦誓之言如此。可見事
在用人。用人在立相。相臣之心有公私。即天

下之勢有安危。其間捺進退之權。而得好惡之正者是在仁人矣。

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惡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此三節書是言仁人好惡之公。而歷指其不公者以戒之也。曾子曰。媢嫉之人。妨賢病國

如此。使人君或爲私意所牽。畧存姑息。則貽害有不可勝言者。惟仁德之主。至公無私。深惡此媢疾之人。於是放棄流徙之。且遂之地。不與之同處中國。其深惡而痛絕之如此。正孔子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正所以安君子。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好惡皆得其正。此用舍之盡其道。而能絜矩者也。若夫明知賢人之可好。而不能舉。或舉之延緩

而不能早。是以優柔之心待賢。豈不是慢。明
知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退。或退之姑息而不
能違。是以寬縱之心養惡。豈不是過。夫善善
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違。皆絜矩而未能盡
其道者也。甚且有奸邪讒諂之人。本人之所
共惡者。却喜其順己而惡其違己。正直之人。
本人之所共好者。却怒其違己而惡之。夫好
善惡惡。乃人之本性。如此好惡倒置。是謂拂
人之性。既拂人性。必失人心。既失人心。必失

天命。菑害及身。有必然者。又何足以
之正哉。蓋好惡得當。則賢才用而國家以昌。
好惡不當。則小人進而菑害以至。可見人君
之好惡所關於天下者甚重。而用人之不可
不絜矩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此一節。書是總言得失之幾。而見絜矩之必
本乎君心也。曾子曰。仁人之能好惡如此。不
仁之不能好惡如彼。得失之幾。相去懸絶者。

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以君子有此絜矩之
大道。以平天下。其得其失。非可外求。良由一
己之心。即千萬人之心。以心推心。自能無間。
必也忠以盡己而不欺。信以循物而不僞。吾
心之中。渾然天理。由是見之好惡。各當其可。
而絜矩之大道以之得矣。若或驕焉而矜
自尊。泰焉而縱侈。自恣焉。則一心之中。私意充
塞。由是任情拂性。倒置乖張。而絜矩之大道
以之失矣。得失之幾。捷如影響。然則平天下

者。可不勉於忠信以求盡其所以絜矩者哉

盖天人大道。不外一心。信乎絜矩為平天下之本與。

見蕩平大道。不決於吾心理欲之介。可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

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此一節書。是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也。曾子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君子亦不能

舍此以為國。但自有正大之道。可以生財。而

不以私意爲聚斂之術耳。其道惟何。財產於地。亦由於人。若力作者少。則地利不盡。財何由生。必也九職任萬民。以三農生九穀。國無遊民。則游惰禁。而生之者衆矣。官無冗員。則祿廩省。而食之者寡矣。農事有時。則三時之功盡廢。必也輕省徭役。使得盡其時。而爲之者疾。工作入息。不奪其時。而爲之者速。商賈通貨財。以利農工。而不爲末作。以傷本業。而爲之者平。虞衡作材。以時入而不可濫。濫者多。則供應浩繁。財從此匱。必也位無冗員。官無冗食。則耗蠹絕。而食之者寡矣。農事有時。則三時之功盡廢。必也輕省徭役。使得盡

乃南畝時之功。工作入息。不奪其時。而爲之者速。商賈通貨財。以利農工。而不爲末作。以傷本業。而爲之者平。虞衡作材。以時入而不可濫。濫者多。則供應浩繁。財從此匱。必也位無冗員。官無冗食。則耗蠹絕。而食之者寡矣。農事有時。則三時之功盡廢。必也輕省徭役。使得盡其時。而爲之者疾

矣。國家制用。量入爲出。不量出爲入。必也撙節用度。停止無益之費。則耕九餘三。蓄積有方。而用之者舒矣。夫生衆爲疾。既有以開其源。食寡用舒。又有以節其流。公私咸給。君民各足。此乃經國久遠之規模。豈但一時之饒裕哉。要之財可生而不可聚。聚則剝民生以自奉。生則因天地之自然。平天下之大道。即理財一節。自與後世富強之謀異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

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此二節書是發明內本外末之意也。曾子曰。仁德之君知生財之大道。不在專利。則不私其有。而自享安富尊榮之奉。此是舍財以發達其身也。不仁之君。不知生財之大道。專利於上。而削剝民以生。由是天下離心。而有敗國亡身之禍。此是舍身以發達其財也。散財聚財之迴絕如此。且仁者以財發身。終末

有無前者也蓋君以是心愛民之謂仁民以是心報君之謂義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未有矣未有輕徭薄賦上以愛惜黎元爲念而下感激愛戴各輸忠悃好義因之不終其事者有矣未有好義而於分所當爲之事不踴躍趨赴竭力以圖其成者也至於好義則力之出於己者且不惜而守而財不爲吾有者也上好仁而防護保

其效如此蓋仁者遍天下爲一身不問有無。
不言多寡天下之滋榮即一身之滋榮上以
此愛下天下以此報上散財之效不大彰明較
著耶人主安可以不務志仁乎哉。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
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此二節書是反覆義利之辨。見用人理財之原相合也。曾子曰。魯大夫孟獻子之言曰。人臣初仕爲大夫。家畜馬乘。已食君祿。不當理小事。侵民之利。卿大夫以上。喪祭得用冰。不當養牛羊。侵論雞豚之家。既有厚祿。不當又畜養牛羊。侵民之利。至若卿有采地。可出兵車百輛之家。以用冰之家。既有采地。可出兵車百輛之家。不當養畜聚斂之臣。所入。自足以供給用度。不當取民財。與其有聚斂財

貨之臣。寧可有盜竊府庫之臣。蓋盜竊傷己之財。而聚斂之臣。則至於傷民。獻子之言。雖爲有家者訓。而實爲有國者言。此謂有國者。不可專利於己。以利爲利。但當公利於民。以義爲利也。且夫以利爲利。果眞利乎哉。大凡人君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豈是爲君上之本意。必有小人借此希寵干進。倡爲富國之說以導之。人主不察其掊克之害。以爲長策。付之重任。不知小人之使爲國家。專

事聚斂。民窮財盡。上干天怒。下失人心。天菑
人害。雜然並至。此時即有善人君子。極力挽
回。而事勢已去。亦無可如之何矣。求
利未幾。害即隨之。此謂有國者不當以利爲
以義爲利也。總而論之。平天下在絜矩
在公好惡。公好惡之要。不出理財用人二端
誠能慎德以清其原。忠信以立其誠。揆用舍
之公。嚴義利之辨。則得國得衆不外是。祈天
永命亦不外是。將格致誠正至此有實功。修

齊治平。至此有全效。所謂明德新民。信乎其能止於至善也哉。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

中庸 上

中庸一篇乃列聖相傳之心法。子思懼其久而失眞。故筆之於書。以詔後之學者。凡三十三章。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其功在致知力行。其要在誠身盡性。始於存養省察。極於知化達天。實體是書之意而行之。則先聖之統不患無傳焉。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此一章書是子思正道統之傳以明天人合一之理學問之首節乃先言道之所自來也子思曰教世亦知性道教之名果何謂哉蓋天命聖賢之功莫大於人既與之氣以成形即賦之理以成性故在天則爲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在人則爲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其實皆受賦畀即如天之命令所謂性也由是循其性之

自然。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行之路。仁而爲父子之親。義而爲君臣之分。禮而爲恭敬之節。智而爲是非之辨。其應用酬酢無非性之爲之私。所謂道也。然性之本有。而所同得。而氣稟有清濁厚薄之異。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不能盡率其性者有矣。惟聖人因其當行之道。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爲法於天下。節之以禮。和之以樂。齊之以政。禁之以刑。使賢者可俯而就。不肖者可

企而及。以復其性。分之所固有。所謂教也。蓋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知道之大原。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所以脩道之功用。而或索之空虛。道不可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此二節書。是言道不可離而君子能盡靜存動察之功也。子思曰。道。率於性。性無不有。則道無不在。大而綱常倫類。小而日用飲食。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克塞天地。貫徹古今。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如道而可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聖人爲教。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君子爲學。亦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而其所以持守之功。止有動靜兩端。當其靜也。不待目有所睹而始戒愼也。雖其所

不睹之頃。未與物接。此心常惺惺然。
愼而不敢忽。不待耳有所聞而始恐。
其所不聞之頃。寂然不動。此心常凜然。
恐危懼而不敢忘。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
使靜中有須臾之離也。及其動也。人莫知衆
著之爲見。不知幽暗之處。意念一發。而善惡
之幾已動。是至隱而萬象以昭。豈不是莫見
乎隱。人莫知共彰之爲顯。不知細微之事跡
雖未露而善惡之幾已萌。是至微而萬形以

具。豈不是莫顯乎微。故君子旣常戒懼。而於此獨知之地。尤加警醒。時時敬愼。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動時有須臾之離也。蓋理天人之介。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惟戒懼以全其體。則靜時皆見性之功。愼獨以審其幾。則動時皆見性之學。莫大乎主敬。一動一靜。密於無間。所以能須臾不離道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此一節書是卽性情以明道不可離也。子思
曰。君子主敬之功。其於道之體用。卽人之性情也。如人與
離者。蓋以道之體用。卽事物相接順意而喜。拂意而怒。失意而哀。得
事物相接順意而喜。拂意而怒。失意而哀。得
意而樂。四者人之常情。當其未發之時。渾然
在中。心無一物。無所偏倚。謂之中。及其既與
物接。喜怒哀樂。隨其所發。皆當乎理。心體暢
洽。與未發之中。全無乖戾。故謂之和。是

性之德而道之體寂然不動全體已具至無而滿天下之有至虛而宰天下之實萬事萬物之理莫不根本於此乃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情之正而道之用感而遂通四達不悖一人之情即千萬人之情古今事物之變莫不共由於此一人之情不異乃天下之達道也道也者體用不外於心之性道之不可須臾離也情如此靜存動察之功所以不容少間而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一節書。是言體道之極功也。子思曰。中之理。約之雖在一心。放之則彌六合。卷不盈握。特患工夫不至。故不能推致功化未神耳。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時。所以戒懼者愈密。以至於至靜之中。毫無偏倚。是能推致夫中之極。而大本立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以至於應物之處。毫無差謬。是能推致夫和之極。而達道行矣。由是吾之心正。而天

地之心亦正。七政四時不愆其度。山川嶽瀆各得其常。而天地以位焉。吾之氣順。魚鼈鳥獸咸若其性。飛潛動植。各遂其生。而萬物以育焉。本吾一體。大本達道。自有全量。致中和之效驗如此。

合而觀之。天命謂性。天之生人也。戒懼慎獨。人之成天也。中和位育。人之事天也。中和位育。人心即天心。故盡心盡而天應。人事即天事。故修事修而天從。君天下者。誠能靜存動察。屢中蹈和。神

與性會。心還至而立效。登虛語哉。

右第一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一章書。是嚴道統之防也。子思曰。仲尼之言曰。日用常行。皆有無過不及之理。是爲中庸。乃天命所當然。而人心之所同有者。然惟君子爲能體此中庸。與之適合。若小人則於

中庸之理。天相違背而反是焉。仲尼之
此。夫中庸之理。人所同得。乃惟君子
小人不能者。何哉。蓋君子靜時。既能戒愼恐
懼。心存天理。而動時又能隨時處中。合乎大
道。此所以爲中庸也。小人靜時。既心徇人欲。
而動時又肆欲妄行。此所以反中庸也。君子
小人之間而已。要之道統之傳。必宗仲尼。垂訓立教。昭如日月。子思懼賢
智之害道。又恐邪說之亂眞。故引孔子之言

江嚴其防。見中庸之道統必歸君子。而非小人之可得而竊取也。

右第二十一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此一章書。是言中庸之妙以醒世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天下之理。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惟中庸之德。無太過亦無不及。乃日用尋常所遵行而不可易者。眞盡美盡善。而無以復加矣乎。但今世之人。氣質多偏。復爲習俗

所圖。故所知所行。非流於太過。卽失之不及。
鮮有能適合乎中庸者。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中庸之道。本人心所同具。天理之當然。乃小人反之。而衆人又鮮能之。必賴聖人。斯胥一世而歸於至善之域也。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

此一章書是明中庸鮮能之故也。子思曰。道不行者。今乃不行於天下。我知之矣。蓋行道由於明道。世之資稟聰明者。既窮高極遠。知所不必知而過乎中。愚者又蔽於一曲。暗於大道。而不及乎中。是智者既以道爲不足行。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如日月之明於天。豈有晦昧而不明者。今乃不明於天下。我知之矣。蓋明道自能行道。

世之資稟賢能者。既駭世驚俗行所不
而過乎中。不肖者又不及乎中。是賢者既以道爲不足知。而不肖
者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若此者。豈道之遠於人哉。夫道命於天。率於性。乃
尋常日用之所不能外者。但人由之而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耳。譬諸飲食。人
鮮能知其滋味者。使其能
察識焉。則不出飲食之外。而自得其味之正。

不出日用之外。而自得乎道之中矣。可見誰非道中之人。誰可須臾離道之人。是在勉强學問。化其氣質之偏。而合乎理義之中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一章書。是慨當世之不能行道也。子思曰。

孔子之言曰。中庸之道。惟其明之者寡。所以行之者鮮。其不行於天下矣夫。夫以當行之理。莫之行。豈非智者之過。愚者之不及

耶。是必開天明道之聖人。乃能立萬古行道之極也與。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此一章書。是舉舜之大知以見道之所以行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人非知無以見道。然而知有大小。即量有偏全。惟古之帝舜。其爲大知也與。人之聰明。自用則隘。博攬則宏。舜

抱濬哲文明之資。而不敢自恃。每事必問之於人。虛心體訪。毫無勉強。卽匆遽之間。不以淺近而忽之。其無至理所寓。細加審察之。不當於所問所察之中。有言之不盡。而遺舍如此。於理者。則隱匿包容。未嘗宣露。恐沮其來告之意。言之當於理者。則播揚稱贊。使之勸勉。以堅其樂告之心。其廣大光明又如此。然言雖當理。而衆說紛紜。或大過。或不及。有兩端焉。於是兼綜理之。輕重。以求其義理之至

當至於措之事業見諸施行就衆說所有之中還用之於民而己不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又如此此不可易有其中焉然後明不自恃其聰明而合天下之聰明爲聰明不自恃其才識而合天下之才識爲才識故其知益精其量愈廣舜之所以爲舜者其以斯乎蓋問察隱揚有以見其寬宏博大兼該衆善而無遺執兩用中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善而無偏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

而道之所以行也。夫千古聰明睿智之君。首推虞舜。疑有高天下而不可及者。乃大用而取諸人。如此。可見知之所以大者。在乎明目達聰。而不在恃一人之見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此一章。書。是舉道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子

思曰孔子之言曰明於事理者必能避患今人皆自許明於事理之人皆自許之未來。必能避患。我皆知之。宜其當前。茫然不覺。有如禽獸罹於罟擭陷阱之中。尚不知退避。安得爲知乎。今人之宜其亦然。其自言曰。凡理之至微。我皆知之。宜其能擇而守也。乃於中庸之理。雖亦知辨別出來。而竟爲私欲所間。不能守於期月之近。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蓋見之明。方守之定。守之

不固。正坐見之不眞爾。然則格物致知。顧不重且要哉。

右第七章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一章書。見必如顔子爲人。而後道始可明也。子思曰。中庸之理。散見於事物之間。但在人能擇而守爾。惟顔回之爲人也。凡遇事詳加辨別。以求所謂中

庸者。但得一至善之理。即躬行實踐。拳拳奉持在心胸之間。堅守而不復失矣。蓋顏子惟知之眞。所以守之固。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學者宜留意焉。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此承上言中庸擇守之難。以起下

章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然有明敏之才者。可以使之均平。爵祿不顧。白刃人所畏。犯然有廉潔之操者。可以使之赴敵之質者。可以辭之而蹈之。而不爲難事。惟是中庸之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於日用常行之事。而有至當不易之理。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未易幾此。此所以中庸不可能也。然則有志於斯道者。豈可不純其擇守之功哉。

右第九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與。抑而強與。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一章書言必得君子之強。而後中庸可能也。子思曰。昔者子路求所以操持堅定。足以

任道者。故
曰。强亦不
氣。而爲南
爲北方之
爲汝學者
有不合於
逆相加者。亦直受之而不報。是爲南方之强
盖南方風氣柔弱。故
忍而以含
容之力勝
其人其長厚之風。猶近於

君子之道。君子居之。何言乎北方之强也。彼戈兵甲胄之屬。凶器也。乃視若衽席而安之。雖至戰鬬而死。亦無厭悔之意。是爲北方之强。蓋北方風氣剛勁。故其人能爲人之所不敢爲。而以果敢之力勝人。其武勇之習。一純乎强者居之。若汝之所當强者。非君子之事。强者居之。處人。藹然可親。而又志節凜凜。不肯隨波逐流。違理從衆。是爲和而不流。其強也不亦矯乎。君子之處己。卓然守

正。而始終極其堅定。不至有所倾撓伏附。是爲中立而不倚。其强也不亦矯乎。當國家有道之時。道濟時爲念。不變未達時之志行。其强也不亦矯乎。當國家無道之時。君子則以行之則以守義安命爲主。即至於死地。而不冇變平生之節操。其强也不亦矯乎。蓋南北之强。在以氣質勝人。君子之强。則惟以義理自勝。有君子之强。而後中庸可能矣。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此一章書。是以中庸之道歸諸聖人焉。深求隱僻之理。以所不必知。過爲詭異之行。以所不必行。其意蓋欲求名也。而人情又厭常喜新。故傳之後世。容或有稱述之者。我則止求吾所當爲者也。我則止求吾所當爲所不當爲者也。太過而人情厭之。此失之

爲者。而此隱怪之事。斷然弗爲之矣。又有求道之君子。實用其力。至於半塗而廢焉。此失之乃不及。不當爲勉力遵行。亦知道之當已而已者也。吾則行之於始。必要其終。而自弗能已矣。至於備道之君子。所知所行。無過不及。依乎中庸之理。是與道爲一者也。雖其闇然自脩。或不見知於當世。而絶無怨悔之心。是與道相終始者也。忘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聖人。其孰能之。有非於中庸之道者。

其亦當知所取法矣。

右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及其不能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此一章書。是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而極言道之無所不在也。子思曰。道命於天。率於

性人具足而盡之者惟君子則道屬之君子充夫君子之道有體有用其用廣大而無窮其體微密而不可見者也以知而言雖夫婦中之愚者亦有本然之良知於凡日用常行之理亦有能知之者及其全體之至雖生知安行之聖人時勢所阻亦有不盡知者焉以行而言雖夫婦中之不肖者亦有能行之者及其全體之至雖安行之聖人時勢所阻亦有不盡

能者焉。不但聖人雖天地如此其大也。而或覆載生成之有偏。或寒暑災祥之失正。亦不能盡如人意。而人猶有怨憾之者。是道不遺於常人。而亦不盡於聖人。天地可見道無不遠。君子之道而語其大。則無在矣。故就君子之道而語其遠。則無不包。天下安得更有大於道者。而能載之乎。語其小。則無微不入。天下安得更有小於道者。而能破之乎。君子之道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故曰君子之道費

而隱。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二節書。是引詩以證道之費而隱。而又結言之也。子思曰。道之費而隱如此。不可觀詩而悟乎。大雅旱麓之篇有云。鳶之飛則至於天。魚之躍則在於淵。詩果何言乎。蓋鳶之飛有所以飛者。是言道之昭著於上也。魚之躍有所以躍者。是言道之昭著於下也。夫天地

間無非事物。卽無非道。舉一。魚而凡在下者可知。道之費於此益見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豈不隱乎。總而論之。君子之道。由其一節而論。則托始於夫婦居室之間。而知能有所不遺。及推而極之。以求其全體。則天高地下。萬非此理之昭著乎。又何知能之可遺盡乎。道之費隱如此。此君子戒懼愼獨之功。所以不可已也與。

右第十二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此一章書。是言道不離人。而因示人以體道之實功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道率於性。不外人倫日用之間。何嘗遠人。故爲道者。爲人而已。若人之爲道。必欲離人而索諸高遠。便

非所謂率性之道矣。何以見之。幽風伐柯之詩有云。人之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則即在所執之柯而不遠矣。自我言之。猶有彼此之別。而以爲違也。若道則與人爲一。非若柯之有兩。故君子治人。不過就人身原有之理。責成於人。苟人而能改。則亦已矣。更不多求於人之外也。豈欲其違人以爲道哉。夫道不遠於人。亦以不違人之心爾。若能盡己之

心而忠。推己之心而恕。則私去而理見。去道
自不遠矣。忠怒之事何如。如人以非理施諸
己。此己心所不願者。則以己心度人心。知其
與我無異。亦勿以施於人。以此求道何遠之
有。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
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
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此一節書是孔子自言其不違人以事也。曰君子之道。其大端有四。反之於身。則未能一焉。如所求乎爲人子之理。欲盡孝以事父。乃我之所以事父。未能盡孝也。所求乎爲人臣之理。欲盡忠以事君。乃我之所以事君。未能盡忠也。所求乎爲人弟之理。欲盡弟以事兄。未能盡弟也。所求乎爲人友之理。欲盡友道以交友。乃我之所

以先施於友者未能也然必如何以求其能
哉蓋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於身庸德也則
行之而踐其實以子臣弟友之道發之爲言
庸言也則謹之而擇其可然行易至於不足
不敢不脩德而益勉其行言易至於有餘不
敢有盡言而益求其謹惟謹之至則所言者
皆與所行相顧而無言過其行之慮所行者
亦與所言相顧而無行不逮行之患君子之
於言行如此豈不爲愷悌篤實者乎此我之

所當取法以自脩者也。敢違人以爲道哉。世之求道者。每舍人倫物則之常。而騖於高深渺茫之域。不知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既失其所以爲人。又安問其所以爲道乎。亦惑之甚也。

右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隨在盡道之意。子思曰。凡人所處之位不同。各有當行之道。未嘗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盡其所當行之道。求盡於本分之內。自不暇及於本分之外。別有所願慕。蓋求盡於本分之內也。所謂素位而行者。

何也。人之所遇。惟順逆兩境。而皆有可安之處。如見在富貴。則行富貴所當行之道。而不至於淫。見在貧賤。則行貧賤所當行之道。而不至於濫。見在夷狄。則行夷狄所當行之道。

而不改其行。見在患難則行患難所當行之道。而不變其守。道隨在而盡。則心亦隨寓而安。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其本心之理焉。所謂素位而行者如此。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此三節書。是言君子之學。正己反求。而不願

乎外也子思曰大凡人居上位則好作威以
陵下居下位則好附勢以援上君子則不然
在上位則不侵陵乎下在下位則不攀援乎
上惟知正己求完己而已求則得之則不得
之心夫有求而不得則怨生今無求而亦順受
怨但見中心泰然雖上而不得於天亦安
其正而無所怨憾於天下而不合於人亦安
於所遇而無所罪尤於人又何願於外乎惟
其素位而不願外故君子一身之所履雖有

順逆之境。而宅心平易。隨寓而安。至
得喪。一聽諸天命之自然。而無一毫慕外之
心。豈若小人逞其私智於傾險之途。以妄求
幸得之福哉。是道也。夫子蓋嘗言之矣。夫子
有曰。射雖一技之微。而其心則有似乎君子。
何以見之。蓋君子凡事皆正己而不求於人。
即如射者失諸正鵠之的而不中。但反求諸
己。以爲技藝之未精。更不怨勝己者。故曰。射
有似乎君子之素位而行。不願

乎外益可見矣。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一章書。是示人入道之序也。子思曰。君子之道。雖無所不在。而求道之功。則必以漸而進。謹於彝倫日用之常。而後可造夫聖神功化之極。審於隱微幽獨之際。而後可底於中

和位育之全。辟如人欲行遠。必自邇始。邇即
所以爲遠也。辟如人欲登高。必自卑始。卑即
小雅棠棣之詩有曰。人能於閨門之內。妻子
情好契合。如鼓瑟琴。無有不和之處。兄弟之
間翕然友愛。既極其和樂。且又久而不變。則
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矣。詩言如此。孔
子讀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妻子。宜兄弟。如
此。則父母之心。其亦安樂矣乎。夫即一家言

之。父母卑邇者在上。是高遠者在下。是卑邇者也。妻子兄弟之和。而遂致父母之順。豈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乎。求道者。可以知其序矣。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

不可揜如此夫。

此一章書。是卽鬼神之言曰。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而能爲鬼神。其爲德也。流行不窮。殆至盛矣乎。何以見其盛也。天下有形者可見。鬼神無形。雖視之而弗見。惟有聲者可聽。鬼神無聲。雖聽之而弗聞。然鬼神雖無形無聲。而凡有形有聲之物。皆鬼神爲之體。不可得而遺也。至無而至實。何其盛耶。卽以祭

祀一端驗之。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皆齊明以肅其心。盛服以肅其身。於以奉承乎祭祀。斯時也。但覺鬼神之精爽。洋洋乎流動充滿。恰如在上一般。而在左右一般。而左右皆鬼神也。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於斯驗矣。試觀大雅抑之詩曰。神之來也。不可測度。則雖極其誠敬。尚恐有愧。況可厭射而不敬乎。觀於此言。益可以見鬼神體物而不遺矣。夫不見不聞。鬼神微

物不遺。文極其顯。何哉。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總一實理。爲之。所謂誠也。惟其誠。則必有是氣。自發見昭著而不可揜如此夫。此鬼神之德。所以爲盛也。人之體道者。焉可不以存誠爲要務哉。

右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一章書。見舜能盡庸德之量也。子思曰。孔

子之言曰。人子事親。皆當盡孝。然惟古帝舜。其爲大孝也與。夫爲人子者。非德不足以顯親。舜則生知安行。德爲聖人。其顯親之孝爲何如。非貴不足以尊親。舜則受堯之禪。尊爲天子。其尊親之孝爲何如。非富不足以養親。舜之富。奄有四海。以天下養。其養親之孝爲何如。且上而使宗廟饗之。下而使子孫保之。天子之祭。所以爲親爲親裕後者至矣。舜之德。福兼隆如此。誠有光前者至矣。下而使子孫保諸侯之封。所以

非常人可及者。此其所以爲大孝與。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此四節書。是言聖人有大德而後能備大福也。子曰。夫舜之德福兼隆。固所以爲大孝。然舜之本也。故有聖人之大德。而德中自

有尊榮。必得天子之位。德中自有福厚。必得四海之祿。德中自有令聞。必得顯著之名。德中自有久遠之壽。皆理之自然。不求而自應者也。此豈有私乎哉。嘗觀於天之生萬物。必因其材質之可厚而加厚焉。如物之栽植者。本有生意。便從而培養之。至物之傾仆者。本無生理。便從而覆敗之。或培或覆。皆物之自取。而天未嘗有意於其間也。

嘉樂之詩有云。干祿百福。子孫千億。可樂之君子有是顯然

昭著之美德。既宜於在位之人。以是爲天所眷顧。而受天之愛之。佑之。不已。使之獲福於無窮。此天之眷德。又有可徵者也。由此觀之。可見有大德者。必然受天之命而爲天子。今舜既有是篤厚申重之命。而享祿位名壽之全。固理之必然者爾。尚何疑哉。夫舜之德爲大孝。舜聖人也。而實孝子也。舜之

聖。聖之孝者也。舜之孝。孝之聖者也。故爲天下萬世法。

右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一章書。是子思引孔子所言文武周公之事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自古帝王。於父子

創述之際。多有不足於
若全無所憂者。其惟我周文王乎。何以見之。
文王以王季之賢爲之
子。王季積功累仁。造周家之基業。是賢爻作
之於前也。武王繼志述事。集周家之大統。是
聖子述之於後也。爻作子述。前後皆有令德。
文王之心。更無不足之處。此其所以無憂也。
文王之事如此。至於武王述之之事。更有光
大前人者。周自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勞王

家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是時人心順應王業之端緒始基之矣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應乎人心順乎天命誅紂無道壹著戎衣遂克商而有天下是以天意無不從萬姓悅服東西南北無不稱功頌德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於是易侯而王而富有四海之內上而祖宗則化國爲天下而富有四海之內上而祖宗則天子之禮自隆以王者之稱祀以天子之禮自卿而大夫下而子孫則皆奉於宗廟而饗之是時人心

歷年八百。自成康以後。皆守其基業而保之。無非承祖考之烈。順天人之心。而合乎理之所當然也。武王之事如此。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父爲士。子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一節書是言周公制禮以全武王子述之事也。子曰。武王受命爲天子時。已未年矣。凡所以述文王之事。尚有欲爲而未暇及者。周公乃身任其責。因時制禮。展其欲展之孝思。廣其未廣之恩意。以成文武之德。近而追崇古公爲大王。季歷爲王季。太王王季而王其身。而自祖紺以至后稷。皆祀以天子之禮。不王其號。蓋推文武之意而及乎王迹之所起也。遠其封而王其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

無窮也。斯祀禮也。皆本乎天理之安。人情之至。豈獨自盡其孝已哉。又推之以及乎諸侯與大夫。及士與庶人。使皆得隨分以盡其孝。如父爲大夫。及子爲士。葬則以士之禮。祭則以大夫之禮。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則以大夫之禮。祭則以士之禮。蓋葬用死者之祿。俾盡其情也。爵。貽之以安也。祭用生者之祿。俾盡其情也。又制爲喪服之禮。期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大夫而止。天子諸侯無伯叔昆弟之喪。親不

敵貴也。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此乃父母之喪。子於父母。罔極致孝於分貴賤。貴賤不敵親也。追王上祀之禮。推及於天下。皆緣情制祖先葬祭喪服之禮。周詳曲當。以成文武之德也。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是亦費之大者也。帝王體中庸之道。當以文武周公爲法。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此一章書是引孔子稱武王周公之事以盡孝者在繼述也子思曰孔子之言其所以盡孝之止於一身一家未必達之天下惟武王周公能推其孝親之心盡倫盡制使人人皆得以盡其孝所以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而無異詞其達孝矣乎夫武周所謂達孝者何哉凡前人有志未逮而成就之爲繼

不必前人有此志而吾之所存合天則隔世相感是爲善繼人之志前人有事可法而遵行之爲述不必前人有此事而吾之所爲當可則易地皆然是爲善述人之事此所以因時隨分一酌乎理而推四海傳萬世而爲達孝也

春秋脩其禘嘗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

毛所以序齒也。

此二節書是舉武周所制祭禮以明其達孝也。

子曰武王周公之所以纘述者即其所制祭祀之禮可見也自春祖秋嘗有祭。臨祭之時於祖廟中門堂廟室必加灑掃整飭以致其嚴潔於先世所藏之重器必陳而列之以示能守於先王所遺之裳衣必設之以時物薦之以奉人者薦神有所依而致其如在之誠於四時之食各從其

生事之致敬。其於時祭之禮言之。宗廟之次。在左者爲昭。左。陽也。昭取陽明之義。在右者爲穆。右。陰也。穆取陰幽之義。此建立宗廟之位置也。當祫祭於太廟。則羣廟之子孫。皆來與祭。其宗廟中序立之禮。亦依祖宗世系。以次相序。乃所以序其孰爲昭。孰爲穆。親親使不紊也。至於異姓助祭。外服有公侯伯子男。內朝有卿大夫士。皆序以爵。尊者在前。卑者在後。乃所以辨

其孰爲貴。孰爲賤。貴貴使不越也。其同姓異姓與祭。俱有職事。如宗掌祠祭。祝讀祝文。至於司尊司罍之類。皆事之賤也。序其執事。惟賢是任。乃所以辨其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與趨事之嫻熟。賢使不掩也。祭畢而飲福。則同姓兄弟。與異姓賓衆人。互相勸飲。謂之旅酬。必使各家在下之子弟舉觶於其在上之父兄。以相酬酢。乃所以逮及賤者。亦得以有事爲榮。幼幼使伸敬也。至異姓賓退。獨燕同姓

則以毛髮黑白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乃所以
就尊卑中各序年齒不論貴賤老老之義以加敬
也其廟中恩義之周悉又如此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二節書是結言繼述之善而又悉舉禮制
之通於治道也子曰武周所制祭祀之禮既

舍旦備如此皆善體先王而爲之者也先王對越祖考有位焉今所踐者卽其位也先王升降周旋有禮焉今所行者卽其禮也先王聲容感格有樂焉今所奏者卽其樂也祖考是先王之所尊者也今春秋祭祀用致誠恪於上以敬其所尊子孫臣庶是先王之所親也今周列在廟廣推恩義於下以愛其所親也今之武周之奉事先王事死猶夫事生事亡猶夫事存眞善繼善述無所不至孝之

極至者也稱曰達孝。不亦宜乎。然祭祀之禮。又不止此也。有郊社之禮焉。郊以祭天。冬至圜丘。社以祭地。夏至祀地於方澤。蓋所以奉事上帝與后土。咎其覆載生成之德也。有宗廟之禮焉。五年一禘而合祭。時享於羣廟。蓋所以祀其祖先。盡吾報本追遠之誠也。夫郊社之所以享親。其禮至大。其義至精。惟聖人能制之。亦惟聖人能明之。苟能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仁孝之理。推之萬物。無所往而不當。治國之道。卽此而在。其如視諸手掌。甚明而易見者乎。武周制禮。不惟善體先王。而且通於治道。有如此。子思引之。以見武周之孝。盡倫盡制。皆有合乎中庸之道。是亦費之大者也。帝王以孝治天下。於理明治幽之間。宜加之意焉。

右第十九章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一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三十一

中庸 下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此一章書。是子思引孔子論政。以明中庸之道也。通章哀公問政。孔子對曰。爲政之大要不外乎脩身。昔者文王武王。以聖人爲君。又他。法祖而已。昔我文

有周召諸臣。爲之輔佐。當時所行政事。酌古準今。萬世無弊。今猶布列於方策之中。若周官周禮諸書。昭昭乎如揭日月。循而行之。固不難也。但有治法。必有治人。使當今有治之君。下有實心任事。若有勵精圖治。若文武之治。則紀綱法度。燦然具舉。文武之治。可再見也。不然者。無治人則無治法。其人既亡。其政亦遂滅息。方策所載。徒文具爾。所以然者。蓋人之爲道。能敏速於政。元首股肱、一、

心一德興利除弊以收明作之功易也猶
夫地之爲道最能敏速於樹土脉時動萬物
資生百果草木勾萌甲坼無留待也人政之
相因如此而況文武之政也者顯謨承烈盡
善盡美朝發夕效尤爲敏之至極者如草中
蒲葦此之他物其生爲尤易也可見政舉非
難人存爲難君與臣奮志求治而謂文武之
政不可行未之有也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

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此二節書是以行政責於君身。而指仁義禮爲之政。止在選建賢才而任用之。則百度振舉。故爲政在乎得人。然人君一身。乃臣下之標準。如欲取人。必先脩治其身。然後好惡取舍。皆得其宜。而賢才無不望風樂附。故取人莫若以身。若脩身又必於五倫之理。各盡其

當然之實。然後綱常彝紀。反身而備。故脩身
莫若以道。若脩道。文理之間。一皆眞意貫徹。
惻怛。周流無間。則倫道以脩。身以取人。
故脩道莫若以仁。脩道矣。夫脩道而必以仁者
人存政舉。一以貫之。人生之初。所具惻怛慈
何也。蓋仁。人之所以爲人也。雖日用
愛之性。仁無不至。而其始必由一本以爲推廣。
爲大。有仁則有義。義者。吾心分別事物化

裁之本所以爲權衡庶務之宜也然經權常變神運無方惟尊崇有德之賢始能講明此理施爲各當故惟尊賢爲大若親親則當友恭宗族則當惇敘文有隆殺之不同尊賢之中德之大者則師事焉德之小者則友事焉又有差等之各異其間輕重高下皆由天理節文之可過不可不及乃禮之所生也脩身脩道者可不於是而審求之乎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言脩身之要。尤在知天知人以身。則君子一身。實取人立政之本。苟身之不脩。則無以取人。

夫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仁莫大乎親親。苟不能盡事親之道。則無以爲擴充推準之本。身不可得而脩矣。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

仁。又必尊禮賢人。集思廣益。然後於親親之道。講究精微。是非辨白。繼志述事。無施不宜。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至若親親自然之理。知之不明。則有等殺。皆天敘天秩。所尊所親。皆失其當矣。親疎混淆。賢愚倒置。所尊所親。皆失其當矣。故思知人。又不可以不知天。知天。則等殺明。而所爲脩道以脩身者。不外是矣。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

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
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
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
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此二節書是詳言脩道之事而勉人學
也子曰試舉脩身脩道者詳言之天下古今
所共由之道有五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何
謂五達道一曰君臣主於義二曰父子主於
親三曰夫婦主於別四曰昆弟主於序五曰

朋友之交。主於信。此五者。人之大倫。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達道也。何謂三達德。一曰智。所以知此道者。二曰仁。所以體此道者。三曰勇。所以强此道者。此三者。天命之性。天下古今所同具之達德也。然其所以行之者又只在一誠而已。誠則眞實無妄。知仁勇之德。皆爲實德。而達道自無不行。不然。則僞妄得而入之。德非其德矣。又何以行達道哉。達德固所以行達道。然人之資稟。容有不齊。以知而言。

或有天性清明義理昭著生而知之者或有反覆討論待於學習然後知之者或有學而未達必至困心衡慮然後知之者此三等人聞道雖有早暮及既知之後其所至無異同一知也以行而言或有眞知篤好亹亹不已若自然能行之者或有眞知而行之者或有力未能至勉強奮發而後能行之者此三等人行道雖有難易及成功之後其所至亦無異同一行也

強學問。自強不息。盡氣稟之所得限哉。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此二節書。是言下學入德之功。以爲修身。而變化氣質。未嘗無術。如智以明道。固非愚者之所及。然能篤信好學。討論古今事物之理。則聞見多而聰明日益。於以明理而近乎知。

矣仁以體道固非自私者之所及然
不息實用其省察克治之功則人欲盡而天
理復還於以進道而近乎仁不難矣然能恥不若人勇以任
道固非懦者之所及常存其憤發愧勵之心則志一動而氣隨之於以立
志而近乎勇不難矣夫脩身以道而知仁勇
三德則所以行此道者人苟知夫好學力行
知恥三者足以近之則有以入乎達德即有
以行乎達道所以脩治其身之事皆知之矣

在我之理。卽在人之理。既知所以修身則所以治人。而使之各盡其道者。無不知之。無分於遐邇矣。夫以天下國家而使之各盡其道。卽千萬人之理。既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而使之無間於物我矣。一人之理。卽千萬人之理。既知所以治人。則所以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

此一節書。是舉九經以明爲政之次序也。子曰。由脩身以推之。至於治人治天下國家。則人存政舉。施之有要。是故人君治天下國家。有九焉。首脩身。脩身。皇建有極。所以準道。萬世不可易者。其目

孤六卿。論道率屬體統不可不優。曰庶僚百職。疏附後先。君恩不可不渥。由朝廷以及國。曰子庶民。元后作民父母。撫字之仁。所當弘也。曰來百工。制器所以利用。尤材治事。所當裕也。由朝廷以及天下。曰柔遠人。所以加恩賓旅。使不至有窮途之嘆。曰懷諸侯。所以奠安六服。使不至有啓竊侗之心。此數者。其道有常。其序不紊。故謂之九經。昔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大要總不出此。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
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拳則士之報禮重子庶
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
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一節書是言九經之效也子曰九經具在
患人主不能力行爾誠能脩治其身則達道
達德渾然全備可以爲天下國家之倡道立
而人皆知所則倣矣能尊禮賢人則啓沃有
資於凡脩己治人之理貫徹通曉無所蔽惑

矣。能親其親。則諸父昆弟。和協輯睦。無所怨嘆矣。能敬大臣。則信任既專。才猷得以展布。雖遺大投艱。皆有所憑藉而於事不眩矣。能體羣臣。則君以臣爲手足。臣卽以君爲腹心。爲士者感激思奮。常恐無以報君上之禮遇矣。能子庶民。則百姓蒙其恩澤。皆歡欣愛戴。勸於尊上矣。能來百工。則有無相易。農末相資。貨財生聚。而器用贍足矣。能柔遠人。則四方慕義。皆傾心歸往。而願出於其路矣。能懷

諸侯則感德者畏威感翼戴王室夾輔天子而天下安如磐石不可動搖矣此九經之效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

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一節書是言九經之事也。子曰。君身之所以不脩者。惟其憚於檢束。安於逸豫爾。是必齋戒明潔。以正其心。盛服儼然。以正其容。凡一切非禮之事。不敢妄動。若是則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於道。乃所以脩身也。賢之所以不勸者。以讒言貨色。足以奪吾好德之慕爾。惟是屏絕讒邪。疎遠美色。賤惡貨財。而專心一

意。以貴重有德之人。如是。則賢者彈冠相慶。莫不樂爲之用。乃所以勸賢也。同姓恩義衰薄。所以怨望易起。是必尊其位而使之富。重其祿而使之貴。所以勸親親也。至於腹心大臣。若使拂逆其情。如是。則諸父兄弟自然感悅。乃所以勸親親也。非惟體統有虧。抑恐職務多曠。必須廣置官屬。足任指使之勞。如此。則事論從容。留意於社稷之長計矣。乃

所以勸大臣也。至於羣臣之衆。待之不以誠則疑畏猜阻。而任事之心衰。養之不能厚則身家念切。而徇國之意薄。必須開誠布公。待之以忠信。賜予豐腆。養之以重祿。如此。則感恩圖報。樂赴事功。乃所以勸士也。至於民爲邦本。苟使之不時。則民力竭。斂之太重。則民財匱。是必農務既畢。役以公旬三日。制藏富於民。遵守什一而稅之經。則百姓財力有餘。無不歡欣愛戴。視之如父母。乃所以勸百

姓也。至於厚勞重而報輕。則相率而爲偷惰不一。若功加省視。月加考較。務使饑廩之賜與工作相稱。如此。則勤者益勤。而惰者亦皆勸於勤矣。是必日乃所以勸百工也。至於四方賓旅。於其往時。則授之旌節以送之。使關津之間。不至阻滯。於其來時。則豐其委積。若其願留者。有舍則嘉美之。而因能授之以任。不能則矜恕之。而無強其所不

欲。如此。則人也。至於恩義款接。賓至如歸。乃所以柔遠。庶使得繼其六服羣辟。有子孫紹嗣者。錫以旂士。使得復其本宗。有失國播遷者。錫以安。危。使得復其爵秩。亂者治之。使上下相安。危者持之。使大小相恤。比年而大夫小聘。三年而卿大聘。五年而君一朝。不疏不數。各有其時。恐其力之難繼也。且其朝聘之時。朝禮節有加。羣后之貢獻則薄。而方物有常。恐其財之困紲也。如此。則諸侯皆將

竭忠王室。歸命恐後。乃所以懷諸侯也。

經之事。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窮。

此二節書是言行政必本於誠。而誠又貴乎豫立也。子曰。人君爲天下國家。其九經之道廢一不可。然所以行此九經者。亦不外一誠而已矣。蓋天下必有此實心。乃有此實事。若

有不誠。則何以治天下國家哉。且。如達道達德九經之類。能先立乎誠。則凡事皆有實意。自能成立。苟非誠。則事皆虛僞。必至廢壞。如人之言語。能先立乎誠。不肖妄發。則言爲德言。自然順理。不至窒礙。人之行事。能先立乎誠。不肖妄動。則事皆有主。迎機導竅。不窮不困。身之所行者能先立乎誠。則中倫中理。光明正大。何疚之

有道之當然者能先立乎誠則左右逢原泛
應曲當何窮之有苟其不誠則言事行道無
施而可是以凡事必須先立乎誠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
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
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
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
此一節書是言凡事皆本誠身而誠身之要

尤在明善也。子曰。達道達德九經之屬。皆欲
前定乎誠。卽如在下位者。若欲治民。必得上
之信任而行其志。雖欲施設政教。而人不從。民
不可得而治矣。故治民必先獲上也。然欲獲
乎上。非遽求之上。必視其處朋友如何。若平
日爲人。不見信於朋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
不聞。欲獲乎上難矣。故獲上必先信乎朋友。然
欲信乎朋友。必視其事親如

何若平日居家不能承順父母則所厚者薄
而無所不薄欲信乎友難矣故信友
親也然欲順乎親亦非遽求之諸身未能眞實無妄
之誠不誠如何若反求諸身未能眞實無妄
則大本已虧雖有事親之虛文無愛親之實
意欲順乎親難矣故順親必先誠身也是則
一誠其身而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施不可
誠身之所繫何重哉而誠身之道安在在於
明善而已善者何即人心中所具天命之性

也誠能格物致知察之念慮之微驗之事爲之著考之詩書之內講之師友之間以先明乎善之所在知之既眞行之自力身無有不誠苟其不然以妄爲眞以欲爲理雖欲勉強矯飾而誠中形外自不可掩欲求誠身豈不難哉蓋天地間萬事萬物徹上徹下不外一誠在下位者凡有所爲尚且不可不明善以誠身況人君一身爲天下瞻仰所出舍誠何以哉故孜孜
豫圖爲制心制事之本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誠身而言以見誠身雖有天人之異而自然與勉強總歸於誠身而不可偏諉也子曰臣言誠者原是天所賦畀於人眞實無妄所以爲誠之者則因氣稟物欲所累必由功

力克治。以至於眞實無妄之地。此人事所當自盡之道也。誠者之事何如。其行則安行。不待思索。而於道無不得。此乃從容合道之聖人。全乎天而無假於人者也。誠之者之事何如。其知則生知。不待學中。其知則生知。不待思索。而於道無不得。此乃從容合道之聖人。全乎天而無假於人者也。誠之者之事何如。其行則安行。不待勉強

天人安勉之殊然自古聖人雖神靈天亶未有不加勉之功而省治而坐臻純備者所以堯舜相傳必致嚴人心道心之辨文王致頌惟克盡緝熙敬止之脩其要在乎存天理遏人欲不敢特其徇齊之質而孜孜勉自同下學人王誠不可不知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

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此三節書。是詳言擇善固執之目。而欲困知勉行者。實用其功以進德也。子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在擇善固執之。條目如何。蓋天下之理。無窮。非學不知。而學必博。然後聞見無遺。則在博學之中。有未知者。非問不詳。而問必審。然後是非不惑。則在審問之。

卽問之已明者非思索不能親切。而思必愼然後切實不浮。則在愼辨之。擇善至此。旣極其精矣。由是體諸日用之間。由內達外。舉凡學問思辨之所得。一一皆求踐其實。而不徒爲虛見。則在篤行之。擇善固執二者之條目如此。有如依此條目實弗其功。弗學則已。學則一學則一事弗能理會不止。卽問則已。問則一問則一理弗能體備不止。

弗思則已。思則一節弗能貫通不止。弗辨則已。辨則一端弗能剖晰不止。及其驗諸當身。弗行則已。行則一事弗能踐履篤實。底於有成不止。他人以十而能。己寧加百倍之功。他人以一而能。己寧加千倍之功。但恐天下有志者少。畏難苟安。或至半塗而廢爾。果能用此工夫。則義理自然融會。氣質自然變化。雖愚昧者亦將貫通而日進於明。雖柔弱者亦將剛毅而日進於強。斷斷必然。無可疑者。可

見人君在奮發有爲以達德行達道葛能用勉强之力雖在中主無不可致道德治功之盛。況天錫勇智超出尋常萬萬者乎。聖人勸勉之意切矣。

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之教。

誠矣。

此一章書是子思承上章人道人道之合天也子思曰予吾因夫

子言誠者之分而知等級雖殊成功則一自其者此從天命而來不勉不思自優於中道之域者也謂之性自其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由明而誠者此從人生以後以擇以執克盡乎脩道之功者也謂之教性教雖有天人之異然德之實者無一毫私欲之蔽固然清明在躬無所不照誠即是明而先明乎善者用力既至不爲僞妄所乘自能實有其善明

亦必至於誠。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教與性同歸於一誠。孰謂人道之有異於天道乎。是在乎人之自勉而已。

右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一章書。是言自誠明之事。乃天道也。子思

曰天命流行物與無妄性之本體原無一毫虛僞一分欠缺天地人物無不該具於內惟天下至誠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察之極其至將天賦之理全體具足是爲能盡其性既能盡其性由是推之人物之性由是推之萬物之性夫人物不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即能修立法制因其宜而制其用則能贊天地之化育者也但天地能與人物以性不能

使人物皆不失其性。則化育亦有不及之處。
至誠既能裁成輔相。以盡人物之性。而補助
天地之所不及。豈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乎。
然則天以化育行乎下。地以化育行乎上。地
誠於其中贊之。是覆載之者天也。載之者地。位乎
中而成乎覆載之功者至誠。至誠豈不與天地
並立爲三乎。此爲盡性之全功。其體備如此。
夫聖人以一身立天地之事。必使三光明。四維奠
理。無一非吾分內之事。凡天地人物之

一民一物。各得其所。然後此性方無虧欠。此古帝王所以終身猶病兢兢業業而不敢一刻稍自寬以見其責也。

右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此一章書。定言自明誠之事。乃人道也。子思曰。至誠盡其性。全體皆誠。其大賢以下。次於至誠者。未免爲氣稟所拘。然其本然一念善端。

緣觸而萌。無時不在。則謂之曲。就其
一推致。如因惻隱之端推之至仁之
惡之端。推之至義之極。以及禮之恭敬。智之
是非。莫不皆然。曲既無不致。則德無不實。爲
能有其全體之誠。而曲者全矣。夫莫難於有
誠。既能有誠。則充足於內。自然形露於外。非
有意於形而誠則必形。既形則日新月盛。無
處非誠之著見。非有意於著而形則必著。既
著則光輝發越。無處非誠之昭明。非有意於

明。而著則必明。然不但見於一身而已。既明則人之望其德容者。起爲善之念。非有意於動。而明則必動。既動則人皆觀感而興。羣起爲善。而改其舊習。非無形迹。而有意於化。而變既變則人皆相喻不言。渾忘變。而動則必變。既變則人皆相喻不言。渾忘於善。而并無形迹。非有意於化。而變則必化。

夫至於化。則由內及外。由己及物。過化存神。妙用莫測。惟天下至誠。爲能若是。而致曲之效。至此無少異。則儼然一至誠矣。總之由誠

而形而著而明。即是能盡其性。由動而變而化。即是能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但一以自然而無能。一以致曲而至。一則堯舜之性。一則湯武之反。語其歸宿。則同乎聖人而已矣。

右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此一章書。是言至誠先覺之體。以明天道也。

子思曰。天地間萬變酬酢。總不出一實理。吉凶悔吝。原自昭然燦列。人惟本性障蔽。往往當幾不能覺悟。獨有自誠而明之至誠。性體具足。於凡天下之事。無不前知。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之事。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之事。或著見乎蓍龜。或發動乎四體。豈待禍福之至而始知哉。蓋天下禍福之分。只爭於善不善之幾。則已動。惟至誠之最初。迹雖未形。而幾則已

誠能察其然。當善未著而有善之幾。卽知其福之將至。當不善未著而有不善之幾。卽知其禍之將至。非此心無一毫私僞。與鬼神合其德。安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此。故曰至誠如神。夫人主在上。內而一身休咎之徵。外而民生治亂之兆。近而好邪忠佞之隱。遠而向背從違之幾。全在知之於蚤。然知之初非有異術。惟是全體無私。至虛至公。自然如鑑之明。如衡之平。事物當前。舉莫能遁。此理最爲

眞實。確有可以自信。若欲以推測億逆之私。譏祚讖讖緯之數。用鈎距以誇才智。借左右以作耳目。未有不反爲外物所中者。適與至誠相反而已矣。

右第二十四章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此一章書。是言誠之人道也。子思曰。凡人有生之初。其實理具於心者。謂之誠。人有此誠。方自成爲人。蓋必心無虛假。然後身無虧欠。是誠者己物兼成之功。以明成也。而體此誠於人倫日用之間。則謂之道。乃人人所當自行。是道固所以自道也。何以見誠爲自成而道當自道哉。凡盈天地間皆物。終則復始。始則必終。無一非誠之所爲。卽無一息非誠之所在。人之心若不誠。則一舉

一動皆爲虛假無實心安能成實事雖有所作爲猶之鑒不誠之無物而已是故君子探誠之原又地誠之至此眞有以求成就一己及天下人同此心卽同此夫君子誠之之始固執以求至於無歉矣後又非但自成而已天下人同此心卽同此理既有以成己非他克己復禮無一毫私僞所謂仁也成物非他知明處當使各得其所所謂知也仁知二

者本吾性中固有之德命之於天有何外內之分乎既無外內之分將見其措諸施爲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一以貫之無不得其當矣

可見仁知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總在盡自道之功以完自成之理一人皇天下之人自然遵道遵路經綸參贊孰有外於此哉

右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悠則遠悠遠

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所以載物也。悠悠則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此一章書。是舉天地形容至誠。以明天道。而先言至誠之功用。以見同乎天地者。皆出自然也。子思曰。天理具在人心。但因私欲間斷。常有止息之時。而其功用。遂不能臻自然之妙。至誠之心。渾然天理。無不誠時。安有

止息之時。既無止息。則
不變矣。存諸中既久。則
遏抑矣。既由久而徵。則
綿遠矣。惟其悠遠。則積
厚矣。惟其博厚。則發越
矣。由是觀其功用所積
而負荷竟安之。固所以
自能舉萬物而怙冒照
臨之。固所以覆物也。所
以發既高明。
常久而
不可
自終始如一。常久而
自徵驗於外。而不可
自悠裕而
溥
博而廣
大而光明
能舉萬物

物而曲成不遺。固所以成物也。夫能載物莫如地。至誠亦能載物。則其博厚。不與地配合無間乎。能覆物莫如天。至誠亦能覆物。則其高明。不與天配合無間乎。天地博厚高明。萬禩無有更易。故能成物。至誠亦能成物。則其悠久。不與天地之無疆。通一無二乎。至誠之功用如此。信乎燦然其章。煥然其變。且章變之極。事業備。而底於成矣。然章也。初無待運動而然。即成也。初

無待作爲而然。假令其博厚高明悠久。稍有矯強。而不本於誠之自然。亦烏能窮神入化。與天地合撰。而同其無疆也哉。然則欲體備至誠之理。必令此心人欲淨盡。一物。變俾呻吟之私。毫髮不雜。存諸中者既貞一。發諸外者自弘大。漢唐以來。非無有爲之君。而本體不無虧缺。終不能與唐虞三代。絜功較德。故曰有純心。乃有純政。治天下。斷自君心始。

天地之道。可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此二節書。是卽天地之道。以明至誠之道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之不測。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之不測。

子思曰。至誠同乎天地之道。亦如此。然天地之道。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之不測。

止一言可包括而盡。無他。誠而已矣。蓋天地之氣化流行。皆是實理運用。未始有一毫參雜其間。其爲物不貳而已。所以分爲二氣。又分爲萬象。種種生物之功用。誰得而測之。

夫天地之道。既可以能。而各極其盛者。文益外於至誠之所徵者乎。彼其含弘無外。而厚也。太虛上凝。而光明下濟。此天道之高明也。推行有漸。而渾闢無窮。此天地道之博厚也。太虛上凝。而光明下濟。此天道之高明久也。可見天地之不貳。即至誠之悠之道之悠之生物不測。即至誠之徵於功業之盛。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此至誠之

謂也。

今夫天。斯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

此一節書是極言天地生物之不測。以見其貳也。子思曰。天地之道。惟誠一不

貳敬能各極其盛。而生物不測之功。何以見之。今夫天。積氣也。實有是理。指其一處而言。不過昭然鑠躔之明而天在焉。若論其全體。高大光明。無有窮盡。日月運行於天。星辰布列於天。萬物怙冒於天。此實有是理。斯有是氣。

天之生物不測也。今夫地。積形也。實有是理。斯有是形。指其一處而言。不過一撮土而地在焉。若論其全體。則廣博深厚。無有限量。華嶽載於地。河海振於地。萬物負安於地。此

地之生物不測也。至於天地所生之物。惟山水最大。而山水中所生。亦莫非天地之物。惟山今夫山。指其一處而言。不過卷石而山在焉。若論其全體。廣濶高大。為天地之處。草木生於山。禽獸居於山。寶藏興於山。此山之生物不測。即天地之生物不測也。今夫水。指其一處而言。不過一勺而水在焉。若論其全體。浚寓不測之處。則黿鼉蛟龍魚鱉。皆生於水。貨財殖於水。此水之生物不測。即天地之生物不測也

可見天地之生物不測之至誠所徵之功用總一無息之所爲其道一而已矣設使天地不立其資始之原將物物勞其化育何以成變蕃之用聖人不宅其神明之宰將事事勤其設施何以成浩博之功是以聖人不求治其多而求治其少不求於萬殊而求之於一原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

爲文也純亦不已。

此一節書是引詩以證至誠天地爲一於何證之。周也子思曰。至誠之與天地同一無息頌之稱文王者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天道運行其帝命所存之處無聲無臭。幽淺遂遠而無一時之止息蓋詩人之意以天之所以爲天正以其無止息也又云於乎不顯著哉。由其王之德之純言文王之德益不顯著而無一德純一而不雜天理完固全體湛然而無一

毫人欲之私間之。蓋詩人之意。以文王之所以爲文。正以其純一無間也。夫天道無有止息。純卽是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亦無有止息。純卽是不已。文王與天。初無二也。夫自古聖帝明王。德盛化神。不獨文王爲然。但就文王觀之。可見人主一身。苟能存誠去私。自强不息。以純備乎道德之實。則皆可以爲文王。皆可以爲至誠。卽皆可以同乎天地之不已矣。其於治功民物之間。又奚患其不臻上理哉。

右第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此一章書是言脩德凝道之功。以明人道。而先贊美聖道之大。必待人而行。而溥博性之道。唯天下之聖人。能體備之。大矣哉。廣濶周徧無所不際。其聖人之道乎。何以見聖道之大。以其全體言

之。則洋洋乎流動充滿。無有限量。萬類雖多。皆此道發生長育。無此道充塞貫注。無一物非道。其包乎無外有處非道。其散乎優優然充足有餘。巨細悉備。如人倫日用。經常不易之禮儀。數有三百。而禮儀中品節限制。周到完密之處。數有三千。其入於無間又有然。聖道之大如此。是道也。何可一日不行。而又豈可以虛行哉。必待其人而後行爾。若非至德之人。則局量淺

隘。既不足以隸其全。識見粗疎。又不足以窮其細。欲將此道凝聚於身心。豈可得乎。夫道在天地間。其見於造化。則萬物所以變蕃。兩儀所以定位。其見乎人事。則君臣上下之大經。制度文爲之盛節。惟繼天立極之聖人。出而宰世。其道乃有專屬。天明地察。萬物得所。禮樂興而教化成。脩凝之功。豈可一日緩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此一節書。是言脩德凝道之功專其責於君子也。子思曰。至道非至德不凝。可見欲凝道者。當脩德矣。是故脩德凝之君子。知其道至大。其功至難。吾所受於天之理曰德性。則必恭敬奉持。戒愼恐懼。以極其尊之之功。而所以輔成其德性者曰問學。又必格物致知。精察體驗。以盡其道之事。然是尊與道。非可以一端盡也。蓋德性本自廣大。有以敵之。斯狹小矣。惟祛其私意。以推致夫本原。而廣大之

中原非空疎無物必由問學以晰其事理之精微而勿使有毫髮之謬焉德性本自高明斯畏暗矣惟去其私欲以上達昭融而高明之內原非詭僻不經必由問學以有以累之中庸勿使有過不及之弊焉德性之已知本我故物則勿忘勿助涵泳以温之而又由問學以充拓理義俾見其日新之詣焉德性之已能本極醇厚則不雕不琢培養以敦之而又由問學以體尚節文俾底於

日崇之域焉。夫如是尊德性以植問學之本。又道問學以滿德性之量。則脩德之功既至。而至道有不凝者乎。所以君子知脩德之功全在存心致知二者。心不存則私欲錮蔽大本已失。固無一而可。心存而知不致。則天下事事物物皆得扞格我聰明眩惑我耳目。是非顛倒。黑白混淆。此心雖存。安能擴充其功用。而建無窮之盛德大業哉。聖賢示人入德之切要於此矣。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一節書。是言君子修德凝道之後。無所處而不當也。子思曰。君子旣修德以凝道。則聖人之道。全備於一身。自然所處皆當。蓋人之一身。所歷不外上下治亂之間。使君子在天子之位。則能以位育經曲之道爲設施。其挾勢而矜驕者。必無有也。使君子在臣民之位

自能以位育經曲之道爲憲章。其越分而倍慢者。必無有也。若處國有道之時。則闡位育經曲之道於其言。自足以鼓舞天下。風動四方。而其言足以興。如處國無道之時。則斂位育經曲之道於其心。自足以獨善其身。見幾遠害。而其默足以容。是爲上爲下。處治處亂。無所不宜。如此。大雅烝民之詩云。周之賢臣仲山甫。既明於理。又察於事。故能保全其身。無卽於殆。此詩之意。其卽此脩凝君子。上下

治亂無往而不宜之謂與。然則聖人之道包含極大。而該洽極周。人之主誠以脩凝之身。建配天立極之業。則其爲章程語默之間。足以垂世作範。而協應休祥。何可量哉。此聖德之所以不可不脩與。

右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戕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以明人道。而先引夫子之言。見德位時之在天子也。子思曰。君子爲下之不倍。蓋實有在也。孔子嘗曰。愚而無德者宜守不可倍者。聰明以自用。賤而無位者宜安分。乃好竊權勢以自專。生乎今之世。自宜遵守當代之法。乃欲復行往古之道。如此者。越理犯分。必獲罪於上。而禍及其身者也。由孔子之言。而反覆所以取禍之由。蓋一代之大權。出於天子。

如親疎貴賤。自有相接之禮。體。惟議之。非聖人而爲天子者。不可議之。度。惟服器用。自有一定之尺度。惟天子可以制之。非聖人而爲天子者。不可制也。至於文之形像及聲音。惟天子可以釐正而考之。非聖人而爲天子者。不可考也。則夫自專與生今反古者。其不爲禍之階也得乎。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

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三節書。是言天下一統。非愚賤所敢自用自專也。子思曰。議禮制度考文。一歸於天子。則今天下。非昔周天子所立法以垂之後人者乎。文武成康之盛。達矣。而典章世守。莫敢不遵。以車而言。其轍迹之廣狹無弗同。是天子所制之度猶在也。以書而言。其形像與聲音無弗同。是天子所考之文猶在也。以行而

言。親疎貴賤相接之次第無弗同。是議之禮猶在也。惟天子之法制未泯。所以作禮樂焉。有德無位者。更不得以愚而自用。固不敢作禮樂焉。故雖孔子之聖。而終其身以布衣老。尚然循守舊章。況他人乎。孔子嘗曰。夏時天子所制之禮。吾能言之。然夏之後杞也。求足證矣。殷時天子所制之禮。吾嘗學之。然殷之後宋也。從宋非時制矣。若

夫周禮吾嘗學之講畫本於文武制作本於
周公此固今日所率由者也言之不憂無據
守之不患非時吾舍周其安從哉觀孔子之
言而凡爲下者之不可倍明矣然則生今者
其亦審於從王之義矣

右第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
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
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

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人也。此一章書。是承上章居上不驕。以明人道。而推君子三重之善。由於通天人之理也。子思曰。君子之居上不驕。何與。凡受命爲天子而有議禮制度考文三者至重之事。王天下之耳目。一正天下之心思。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乎。夫此王天

下者乃德積於身而
時王以上其禮雖善而世違人亡無可徵考
則將駭而不信民弗從聖人居下雖善
於禮而身屈道窮不在尊位則將玩而不信。
不信民弗從是故王天下之君子其議禮制
度考文之道必本之於身凡所制作悉從躬
行實踐中發出非有位無德者比也於以徵
驗乎庶民則皆遵守成法不敢放逸又非不
信不從者比也自是而考諸三王則與其已

然之迹。無有差謬。建諸天地。則與其自然之理。無有違悖。而且以鬼神之難知。可質之而無疑。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之難料。可俟之而不惑。遠有以驗乎近也。然其所以驗乎近者。又豈有他哉。鬼神。天理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故制作合於天。尚何疑乎。無疑於鬼神。而天地可見矣。所以不惑於後聖者。又豈有他哉。聖人。人道之至也。惟知人道之至。故制作合於人。尚何疑乎。無疑於後聖。而三王

可見矣。庶民益可見矣。此君子三重之道所由盡善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二節書。是承上文言民之所以寡過。而君子之道盡善如此。則人未有不信從而

寡過者。是故君子凡有動作。則世爲天下
道。而莫不率由焉。其動而見於行。則三重之
盡於吾身。而施諸政事者。世世爲天下法度。
其動而見於言。則三重之發於議論。而布諸
號令者。世世爲天下準則。在遠者悅其德之
廣被。則有企望之心。在近者習其行之有常
則無厭斁之意。過之寡也。不亦宜乎。周頌振
鷺之詩有曰。在彼本國無有憎惡。在此
我周無有厭射之者。彼此咸宜。則庶幾夙夜

之間。得以譽非無因而致也。是以永終其矣。由詩言觀之。可見不本身徵民。符於三王後聖。通於天地鬼神。未有然則爲上者。可不務盡其道。而徒驕以自恣哉。子思爲萬世王天下者告。至深遠也。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此一章書。是言聖人與天地合德。以明天道也。子思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備其全。道莫盛於堯舜。仲尼則奉以爲祖而紹述之。遠有宗也。法莫詳於文武。仲尼則奉以爲憲而表章之。近有守也。天時之春夏秋冬。各有其運。水土之東西仲尼上律之以法其自然之運。水土之

南北各有其理。仲尼體備之功。遍乎古今。該乎宇壤。則於天下道理。一切負荷。一切包舉。譬如天地之博厚無不持載。高明無不覆幬。且出入乎四時。交錯而行。天地之運之不息。譬如天地之四時。交錯而行。天地之日月。更代而明。試以天地觀之。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四時寒暑推遷。晝夜往來。而不相違悖。所以不害不悖者。是其散殊

之小德。如川之流。燦然各出也。所以並育並行者。是其全體之大德。敦厚其化。渾然具足也。天地之所以爲大。其在此與。天地之大。無不可見矣。乃知聖人而仲尼之一天地也。學聖人者。其求端於天地可乎。然天地之道。備於吾身。正非泛求馳騖於高遠之域也。

右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

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小德川流。以明天道。而先言聖德積中之盛也。子思曰。居上臨下。自古難之。唯天下至聖。神靈天授。爲能聰無不知。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以。臨御天下。豈猶有未足乎。由其生知之質。而以仁之德言之。則能寬而廣大。裕而優厚。溫而和順。凡天下之衆。無一不在含覆之內。足以有容也。以義之德言之。則能發而奮

揚。強而有力。剛而不屈。毅而不息。凡事無一不有堅忍之操。足以有執也。以德言之。則能齊而心之肅。莊而氣之嚴。中而無過不及。正而不偏不倚。凡事神臨萬民。無少褻慢。足以有敬也。以智之德言之。則能文而燦然有章。理而秩然有條。密而備致其周詳。察而曲盡其明辨。凡是非得失。無不畢照。足以有別也。以聰明睿知之資。而兼仁義禮智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
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此二節書是言至聖之德完具於心而發當
其可也子思曰至聖五者之德充積於中其
周徧無遺弘廣無外可謂溥博矣其靜淵難
測原本不竭可謂淵泉矣而正非寂守無爲
者也時當有臨則以聰明睿知之德出之隨時
當容執敬別則以仁義禮知之德出之時
運行夫豈有窮極哉蓋其所以致此者由至

聖之溥博過於天。至聖之溥博。莫過於淵泉。一如乎天。凡物之溥博莫如天。一如乎淵。惟其如淵泉。故諸動容。而民莫不敬畏。其如天。故諸發諸言語。而民莫不信從。其信也。其敬也。見當乎時也。發諸言語。而民莫不說服。其說也。見當乎時也。措諸行事。而民莫不說服。其說也。行當乎時也。充積既極其盛。而發見各當其可。自是而民情不大可驗乎。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

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
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一節書是極言聖德之所被也子思曰至
聖之見言行而民之莫不敬信說有如此是
以聲德之休聲美名內而充滿乎中國外而
播傳乎蠻貊極舟車所可至人力所可通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
隕墜之處凡有血氣而爲人類者莫不尊之
爲君親之如父母焉民之敬信說而至於舉

世皆尊親則德之所及其廣大豈不同於天乎。故曰配天。蓋惟五德皆備而且時出之妙如此。所以能配天而君臨天下也。然則法至聖者。安可不道全德備而上同乎天哉。

右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大德敦化而極形至誠之功用亦以明天道也子思曰天下至誠非誠爲之唯天下至誠爲能於五品之人倫而盡其情使於萬物本於性命無一毫妄爲能於五品之人倫而盡其情使於萬物之理散殊不相悖則經綸之者至矣於所性之全體而爲天下大本者當其未形使不雜於欲當其既形使各歸於道則立之者至矣若夫往者過來者續乃天地之化育也至誠運行不

息。外而操輔相天地之權。內而秉會合天地之德。其與天地之化育。有默契焉。則知之者至矣。凡此皆至誠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吾即至誠之體。由經綸而言。範圍斯道而不過。脗脗乎其淵淵乎其淵之靜而言。冥符帝命而無間。浩浩乎其天之廣大也。夫然而至誠之德之盛。殆有未易知者。苟不實有

是聰明聖知之資。而逼達夫仁義禮知之德者。何足以知之。蓋至發於外者觀至聖。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以存於中者觀至誠。故非至聖不能知也。

右第二十二章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此一章書是終言入德成德之序見聖人之至德淵微皆由於下學立心之始也子思曰衣錦尚絅詩之衛風碩人之詩有曰衣錦外露故加之以單衣意蓋以錦繡之衣文采外露乃是惡其文之太著也古人用心即一衣而不事文飾如此故君子爲學之要專務爲己不求人知外則闇然韜晦而積美在中自日見其章顯小人反是其道專務爲人見其消知外則的然表暴而實德不繼自日止求人

亡。所謂闇然而日章者。簡略則無文。溫厚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其見於外者淡矣。而其中旨趣。却自不厭。簡矣。而其中文采。却燦然可觀。溫矣。而其中條理。却井然不亂。然使有爲已之心。而知之不明。則亦何如。凡淡素則易厭。近始必於邇。而謹之。著於風化者由身始。必於自而謹之。有諸內者甚微。而形諸外者甚顯。必於微而謹之。於此三者而各致其謹。則

可與入德。而漸進於聖人之域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入德之功。在於靜存動察也。子思曰。君子之可與入德無疑矣。而其入德之事。更有進焉者。小雅正月之詩云。潛雖伏矣。而其理甚昭明。其言潛伏也。卽隱

也微也。其言孔昭也。卽見也顯也。獨慎乎。故君子內自省察於幽獨之中。必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是能於人所不見之地。而獨致其謹者。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在斯乎。然此特其省察之功。而未及乎存養之功也。大雅抑之詩云。相在爾室。莫謂室西北隅未與物接。遂可怠忽。當常存敬畏。使此心不愧於屋漏。詩人之言如此。信乎不睹不聞。所當戒愼恐懼矣。故君子不待有所動

作而始敬謹也。蓋於不動之前而已無弗敬。不待言語行既發而始信實也。蓋於不言之前而已無弗信。君子爲己之功。至是益密。而其效不又可得而言哉。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爲己之學成。而其效亦愈達也。子思曰。君子爲己之功既密。則其及人

之效自詩格於神。商頌烈祖之
人化之。廢有爭競失禮者。可見有是
是化矣。是故君子由省察存養以來。不必賞
以示勸。而民自有所景仰而勸於善。不必怒
以示威。而民自威於鈇鉞而不敢爲惡。德盛
而民化如此。然猶非中庸之極功也。周頌烈
文之詩曰。天子有不顯之德。百辟其刑而法
之。此固不僅民勸民威矣。是故有德之君子

由省察存養。以造其極。雖不見不聞之地。無一念之不恭。無一時之而天下之被其化者。咸翕然治平焉。夫篤恭也。即詩所謂不顯之德也。天下平。即詩所謂百辟之刑也。效之遠。無非本於德之溥。吾何以測其德量之所至哉。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一節書是極形容不
學立心之始皆可造其極也子思曰君子不
顯篤恭之始皆可造其極也子思曰君子不
云上帝自言予眷懷之德誠未易形容也大雅皇
聲音與顏色似可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
嘗曰爲政者以聲色化民特末務也今但言
不大之而以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
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之輕微
如毛則庶乎其有當矣而以爲如毛則猶有

倫類之可比。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可聞。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至微。而弁亦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其妙也。然非由立心爲己以造其極。安能至是哉。中庸一書。章章首卽言天。原其所自也。見道之本於天也。章末復言天。要其所成也。見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本乎天者也。子思前此既極贊至誠至聖之德。恐學者求之高遠而反失之。故復自下學立

心至近者言之。以示入德之方。至於慎獨戒懼。而馴致篤恭天下平。此盛德自然之效。中庸之極功也。然則王天下之君子。安可不敬德脩道。以臻於聖神功化之極哉。

右第三十三章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三

5581